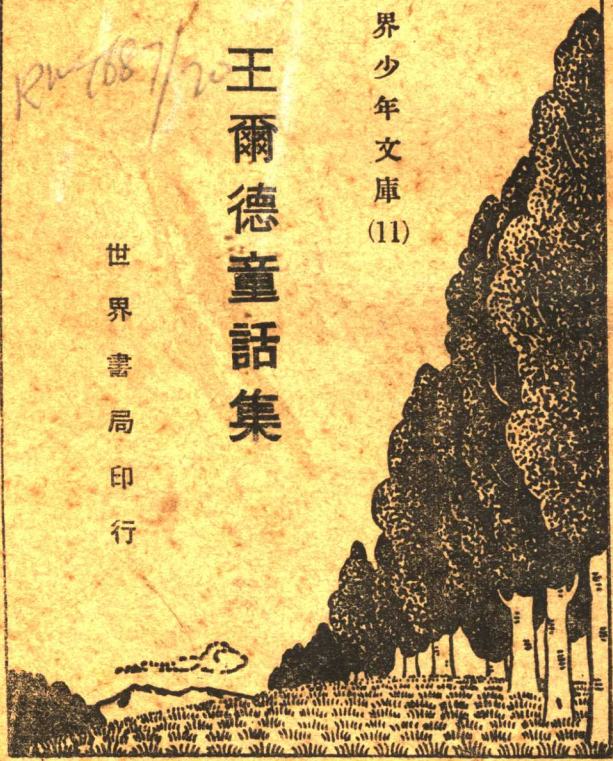


RW 1087/20

世界少年文庫 (11)

王爾德童話集

世界書局印行



FUDAN JFZ000063145C 复旦图书馆

王爾德

王古魯編

本書介紹王爾德生活。元述其學
校生活。後述王爾德在倫敦在美
國在巴黎的生活。王爾德的作品
。結婚的前後。對於藝術的議論
。全盛時代。獄中生活。獄中著
作。出獄。逝世。死後等六二十
四節。把王爾德畢生史蹟包括
無遺。加之著者的文筆流暢，描
寫得異常生動。舉凡研究西洋藝
術者，都宜一讀。凡研究西洋藝
術者，都宜一讀。凡研究西洋藝
術者，都宜一讀。凡研究西洋藝

全一册定價五角

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
華民國
二十
一年
七月
出版

王爾德童話集（全一冊）

（每冊定價銀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譯述者 由 寶 龍

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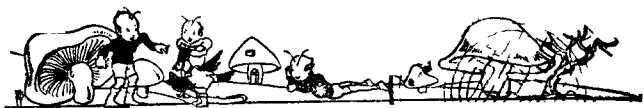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不 准 翻 印

發 行 所
上海各省
世 界 書 局

目次

幸福王子·····	一
夜鶯和玫瑰·····	二六
自私的巨人·····	四二
忠實的朋友·····	五三
馳名的火箭·····	八二
少年王·····	一一一
星孩兒·····	一四三



幸福王子

城中屹立一根高柱，其上站着幸福王子的雕像，全身貼着純金葉，用寶玉鑲成眼睛，身懸腰刀，刀柄上鑲一粒發光的大紅玉。

這樣自然很受人贊賞。其中有一位市參議贊道：『他真是臨風玉立般的美麗。』這樣說着，想從此博得自己也有藝術興趣的美名；他又連忙加上一句，說：『只是沒什麼用處。』這又深怕他人說他不是一個講實際的人。

有一個聰明的母親，對那哭着要月亮的娃娃說：『你爲甚麼



不像幸福王子那樣呢？幸福王子夢都不會哭着要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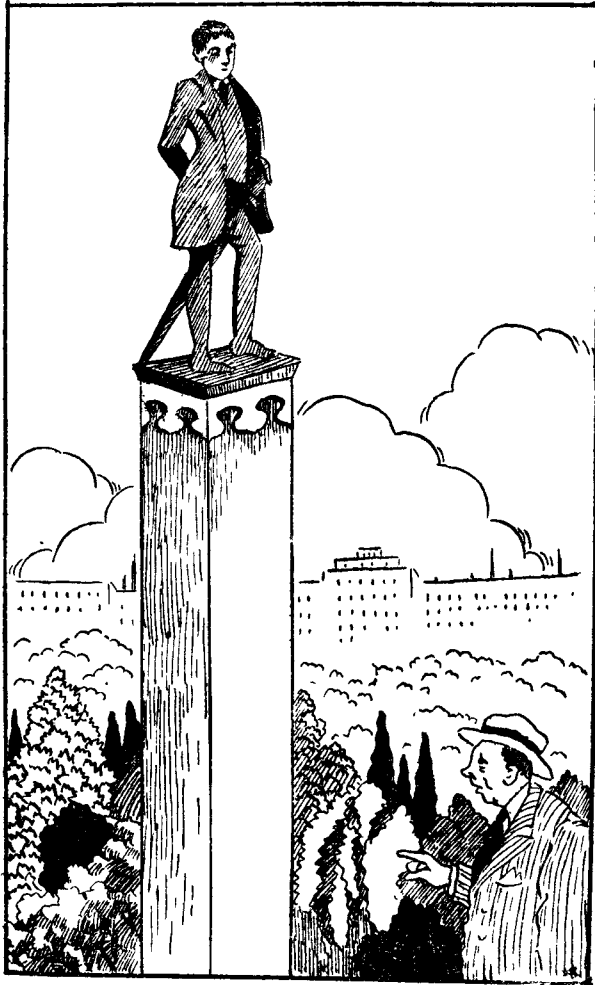
又一個失意的人呆看着雕像，自己喃喃地說：『世間有這樣幸福的人，我真歡喜。』

慈善學校的學生，穿着華麗的紅襖兒，披着乾淨的白圍巾，從教堂裏出來，有的說道：『他看來真是一個安琪兒。』

數學教師說：『你怎麼知道呢？你又不曾見過安琪兒。』

學生答道：『噯，但是我們在夢裏總見過的。』這時數學教師就繃繃眉頭，露出一副嚴肅的神氣，因為他沒有做過孩子的夢。

一天夜裏，有一隻小燕子在城上飛來。他的同伴們都在前六星期到埃及去了，只有他留在後頭，因他同那美麗的蘆葦發生了



「喜歡真我人福幸樣這有間世」說的意失個一



戀愛。他初次遇着她，是在早春時節，那回他正跟住一隻黃蛾在河上飛過，被她那纖弱的細腰引動了心，就停下來，和她攀談。

『要我愛你嗎？』燕子說，他很想立時飛到她身邊，蘆葦向他低低的點了個頭。從此他就繞着她飛來飛去，用翅膀打着水，水上激起銀色的波圈。這便是他求愛的表示，一個夏天，他都這樣表示着他的愛意。

別的燕子嘲笑他：『這真是可笑的戀慕，她又沒有錢，親戚又多；』的確那河裏生滿了蘆葦。到秋天，他們就多飛走了。

他們走後，只剩下他孤獨一人，他也對於這意中人發生厭倦了，說道：『她又不會談話，我怕她或者是個風流女子，她成天這樣



同風調笑。』確實的，只要風一吹來，蘆葦就行着最和愛的曲膝禮。他又繼續說：『我想她或者是善理家務的女人，但是我是歡喜旅行的，我的妻子照理當然也應歡喜旅行。』

他最後這樣對她說：『你能同我走嗎？』但蘆葦搖搖她的頭，她是絕對不能離家的。

他大叫起來：『你玩弄我，我到金字塔去了。再會吧！』他從此就飛了。

他飛了一整天，晚間才飛到城裏。他說『我到那兒去投宿呢？我希望城裏有預備妥當的地方才好。』

後來他見高柱上的雕像。他叫着：



『我就住在那兒吧！那地方到很好，新鮮空氣也很充足。』他就在幸福王子的腳邊樓下。

『我有一間金子的臥室了，』他向四週看了一次，輕輕地自言自語着，就準備睡覺了；但是，他剛才把頭藏在翅膀下，就有一大滴水落在他身上，他叫了起來，說：『真是怪事，天上一點雲都沒有，星兒也很明亮，還會下雨。歐洲的天氣真怪極了。蘆葦是喜歡雨的，但只是她的自私罷了。』

這時候又落下一滴，他就說：

『如果連雨多遮不了，這雕像到底有什麼用處呢？我還是去找一個烟肉罷。』他就決心飛開了。



但他還沒有展開翅膀，又落下了第三滴，他抬頭一看——呀！
他看見什麼呢？

原來幸福王子的眼裏包滿了眼淚，一滴滴從金腮上流下。他的臉在月光下是那樣的美麗，使小燕子動了情，引起同情心來了。

他說：『你是誰呀？』

『我是快樂王子。』

燕子問道：『那末你哭甚麼？你要把我淹壞了。』

彫像答道：『我還能活動的時候，我還有一顆人類的心，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眼淚，因為我住在無憂宮裏，那裏是從來沒有什麼憂愁的。日裏和我的同伴們在花園裏玩，到晚間，就在大廳



裏跳舞，花園四週，是高高的圍牆，但是我從來沒有問過外面有什麼東西，我身邊的一切真太美麗了。我的庭臣叫我幸福王子，如果快樂就是幸福，那末我的確是幸福的。我就這樣過活，這樣死去。現在我死了，他們使我站得這樣高，城裏一切醜惡，一切悲慘的事，我都可以看見，雖然我的心是鉛做的，我也忍不住哭了。」

『怎麼？他不是硬金的嗎？』燕子暗自說道。但他很講禮，也不就大聲說出來。

雕像又用一種音樂般的低聲，繼續說道：『很遠很遠那條小街上，有一家窮人。一扇窗子開着，我從那兒可以看見一個婦人坐在桌邊。她的臉又瘦又黃，一雙又粗又黃的手，全給針刺破了，她是



縫衣裳的。她現在正在一件華麗的衣裳上繡着艷花，是爲女王手下最美的女官，下次在皇家舞會上穿的。她的小兒正患病，睡在屋角那張牀上。他熱度很高，想喫橘子。但他的母親除了給他河水喝，什麼也沒有。所以他的兒子正在哭着。燕子，燕子，小燕子，你不能把我刀柄上那顆紅玉拿去給她嗎？我的腳是釘死在這土台上的，一步也不能動。』

燕子說：『埃及有人等我，我的朋友們都在尼羅河上飛來飛去，還和大蓮花談着話兒。不久他們就要到皇墓裏去投宿了。那國王睡在書棺裏，身上裹着黃布，塗着香料。頸上掛着一串淡綠色的玉珠兒，一雙手活像兩片枯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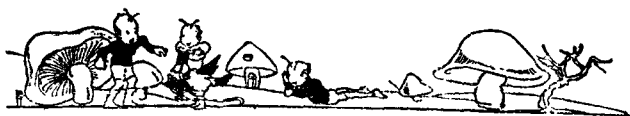
王子說：『燕子，燕子，小燕子你不能同我住一晚，替我作個使者嗎？那孩子是那樣渴，他母親又那樣難過。』

燕子答道：『我是不喜歡孩子的，去年夏天，我歇在河邊，有兩個撒野的童子，是磨房老板的兒子，常用石頭打我。我們飛得很快，他們當然打不着我；而且我的祖上是有名的善飛者。但用石子打我總是一種無禮的行爲啊。』

幸福王子露出悲傷的神情，小燕子也很難過，說道：『這裏很冷，但我還是同你住一晚，就作你的使者吧。』

王子說：『謝謝你，小燕子。』

燕子就把王子刀上那粒大紅玉取下來，用嘴銜着，從屋頂上



飛去。

他經過教堂尖塔，那裏雕着白大理石的天使，他又經過皇宮，聽見跳舞的樂聲。有一個漂亮姐兒同她的情郎走到露台上來。他說：『星兒多怪啊！愛之力又是何等的怪啊！』

她答道：『我願在國家舞會那時候，我的衣裳就可做好；我已經叫人在上邊繡些艷花；但是那些裁縫多是懶蟲。』

他又飛過河上，見燈兒掛在船桅尖端。又經過猶太街，見老猶太人，在那兒做買賣，用銅天秤稱着銀兩，最後到了那窮人家裏，往裏一看，那孩子輾轉牀頭，他母親因為太疲倦，早已睡着了。他就跳了進去，把大紅玉放在桌上，那婦人的頂針旁邊。他又繞着牀飛，用



翅膀扇孩子的頭。那孩子說：『多涼呀！我一定就會好了。』說着就沈入了甜蜜的睡鄉。

燕子飛回幸福王子那兒，告訴他自己怎樣辦妥了事。他說：『真奇怪，雖然天氣很冷，我這時候覺得很暖和了。』

王子說：『這是因你做了一件好事。』小燕子開始思索起來，隨卽睡着了。

天亮後，他飛到河裏去洗了個澡。一位禽學教授從橋上過路，看見他，就說：『真是怪事，冬天還有燕子！』他就把這事寫了一封長信，寄給本地的報紙。人人都引用那些話，有些話連他們也不懂。燕子說：『今晚我要到埃及去了。』他這時非常期望的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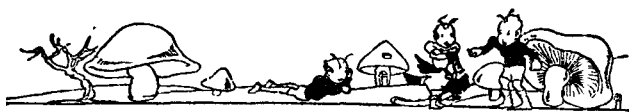


這件事。他游覽了許多公共紀念碑，在教堂尖塔上坐了許久，無論他到什麼地方，麻雀兒唧唧的叫着，『多麼出衆的一位怪客啊！』因此他自己也就非常愉快。

月兒上升，他才飛到幸福王子那裏，叫着：『在埃及，你有什麼事沒有？我就要動身了。』

王子說：『燕子，燕子，小燕子，你不能再同我住一晚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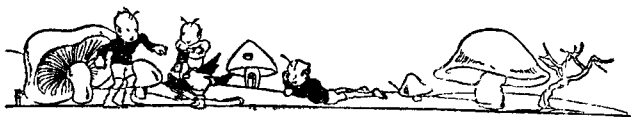
燕子回答：『埃及及有人等着我哩！明天我的朋友們就要飛往第二瀑布，河馬睡在蘆葦叢中，門芒神（埃及阿伯王，像在底比斯，傳說每晨第一條光線照射時，能發琴弦之聲——譯者註）坐在花崗石寶坐上，他成夜望着星辰，晨星一出來，他就愉快地大叫一



聲，就再也不作聲。正午時，黃獅子跑到河邊來飲水。他們的眼睛像綠玉，吼聲比瀑布還響。」

王子說：『燕子，燕子，小燕子，城那邊有一間庭子間，內有一個年輕人，我見他靠在一張舖滿稿紙的桌上，傍邊一個花瓶，插着一束枯萎的紫羅蘭。他的頭髮是起波紋的黃髮，他的嘴唇好像石榴一樣紅，還生着一雙神經質的大眼。他正預備爲戲院導演完成一篇戲劇，但是他太冷了，什麼也不能寫。火爐裏沒有火，人又餓得憔悴不堪了。』

確實生就一副好心腸的燕子說，『我再同你住一晚罷！我也要送他一塊紅玉去嗎？』



王子說：『唉！我沒有紅玉了，我只剩下一雙眼睛，這是青玉做的，一千年前從印度採來，挖一顆去送他吧。他可以買給珠寶商，拿錢去買米買炭，完成他的劇本。』

燕子說：『親愛的王子，這事我不能做；』說完他就哭起來了。

王子說：『燕子，燕子，小燕子，照我說的做吧！』

因此燕子挖了王子一顆眼睛，飛到那青年的住所去。屋頂有一個洞，很容易進去。他就由這兒鑽進屋裏。那年輕人把頭埋在手臂下，所以沒有聽見雀兒飛的聲音，抬頭看時，美麗的青玉已經放在枯萎的紫羅蘭花束上。

他叫了起來，『我現在才被入贊許了，這一定是那個贊賞我



的人送來的。現在我可以完成我的戲劇了，」他就露出愉快的神色。

第二天燕子飛到碼頭邊去。他坐在一隻大船的桅杆上，看船夫用繩子拿倉裏的櫃子。上來一個櫃子，他們就同呼着『吭唷吭唷！』『我要到埃及去了，』燕子這樣叫着，但沒有誰關心他，到月亮上升的時候，他又飛回幸福王子那兒去了。

『我來同你道別了。』

王子說：『燕子，燕子，小燕子，你不能再同我住一塊嗎？』

燕子答道：『現在是冬天了，這兒不久就要下雪。但是在埃及却暖和得很，太陽照在綠棕櫚樹上，鱈魚睡在汙泥裏，懶洋洋地望



着樹枝。我的同伴們正在巴力神廟造窩，紅白鴿子望着他們，一面互相咕咕的叫着。親愛的王子，我一定要離開你了，但是我永遠不會忘了你的，明年春天我給你帶兩顆美玉來，補償你給人的兩顆。那紅的比玫瑰還要紅，青的比大海還要青。」

快樂王子說：『在下面那條街上，站着一個賣火柴的姑娘。她把火柴落在水裏，一齊打濕了。如果她不賣了錢拿回去，她父親會打她。她無鞋無襪，就連小頭兒都光着。把我那隻眼也挖了，拿去給她，她父親就不會再打她了。』

燕子說：『我可以再同你住一晚。但是我不能再挖你的眼睛。否則你不是完全瞎了嗎。』



王子說：『燕子，燕子，小燕子，千萬照我吩咐的做吧。』

因此他又挖了王子那一隻眼睛，飛下去。他在賣火柴的姑娘身邊掠過，輕輕地把寶玉放在她手掌裏。那小姑娘叫着：『多美的一塊玻璃呀！』一路笑着跑回家去。

燕子又飛回王子那兒，說道：『你現在完全瞎了，所以我要永遠同你住在一起。』

可憐的王子說：『不，小燕子呀，你一定得上埃及去才好。』

『我要永遠同你住在一起。』燕子說着，就在王子腳下睡着了。

第二天他終日坐在王子的肩上，把他在異鄉所見的一切講



給他聽，他講那赤色的仙鶴，成列的站在尼羅河畔，用嘴捉金魚；講那獅首人身的怪物，說他壽同天地，住在沙漠裏，能知萬事；講那作買賣的人，慢慢兒在駱駝身邊走着，手裏都拿了琥珀珠；講那月山之王，說是黑如沉檀，崇拜大水晶；講那睡在棕櫚樹幹裏的大綠蛇，說有二十個和尚用蜜糕喂牠；還講到那小人國的人兒，說是坐在平坦的大樹葉上，在大湖中漂游，常同蝴蝶兒作戰。

王子說：『親愛的小燕子，你同我講的多是些怪事，但最怪的事，還要算世界男女的不幸。世間是沒有什麼比苦難更神祕的，在城裏飛一轉，小燕子呀，再告訴我你看見些甚麼吧。』

因此燕子就在大城上飛來飛去，看見那有錢的人在華麗的



房屋中作樂，而乞兒們却坐在門外凍餓，他飛到黑巷裏，見飢餓的孩子們那張蒼白的臉兒，模糊地出現在黑巷中，在一個橋洞下，有兩個孩子睡在那兒，兩人互相抱成一團，想圖暖和一些。他們說：『我們多餓呀！』看管的人說：『你們不能睡在這兒，』他們又只得徬徨在雨中了。

他回去，就把他看見的一切對王子說了。

王子說：『我身上全貼着金葉，你一定一張張把牠撕下來，拿去送給窮人們吧；世上的人都以為錢是能使他們幸福的。』

燕子就把金葉一張張撕下來，直到後來，王子滿身多變了色，成了陰黯而灰色的人。他把金葉一張張飛送給窮人；孩子們的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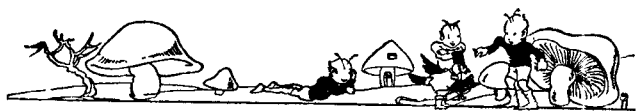


就更紅潤了許多，笑着鬧着，在街上玩耍。他們都這樣叫着：『我們現在有麵包了！』

隨後就下雪了，下雪以後，又結了冰，街上好像是銀子做的，又亮又光；長長的冰條好像水晶刀一樣的掛在屋簷，許多人都穿了皮衣，孩子們戴着紅帽兒，在冰上滑走。

可憐的小燕子覺得一天比一天冷，但他又不能離開幸福王子，他是太愛他了。只得趁烘麵包的人不留心，在門外銜一些麵包屑來充飢，一面不住的拍着翅膀取暖。

到後來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這時候，他只有再飛到王子肩上去的一次力氣了。他默默地說：『再會了，親愛的王子！你允許我



吻你的手嗎？」

王子說：『你最後還肯到埃及去，我真歡喜，小燕子呀！你在这儿住的太久了；但你一定吻我的嘴唇吧，因為我愛你啊。』

燕子說：『我不是到埃及去，我是到「死之家」去了。死是睡的弟兄，不是所差無幾嗎？』

他吻了王子的嘴唇，隨即倒在他腳下死了。

這時候，雕像裏面發生一種怪聲，似乎有什麼東西碎裂了。

是那顆鉛的心裂做兩半，實是一種可怕的嚴凍。

第二天大早，縣長正同市參議在這條街上走過，經過高柱時，

他抬頭望那雕像：『哎呀！幸福王子多狼狽啊！』



『真是多麼狼狽啊！』市參議也這樣叫着，他歷來是一味附和着縣長的；說完他們又走近些細看。

縣長說：『刀柄上的紅玉落了，眼睛也不見了，也不是金身了，他比乞丐強不了許多啊！』

『真是比乞丐強不了許多，』市參議也這樣說着。

縣長接着說道：『他腳邊上還有一隻死燕哩！我們非出一張佈告，不許雀鳥死在這兒不可。』市書記就筆記下來。

隨後他們把幸福王子的像推倒。大學裏的藝術教授說：『他已經不美麗，他也就沒用處了。』

他們把雕像在爐裏溶了，縣長又召集了一個會，討論如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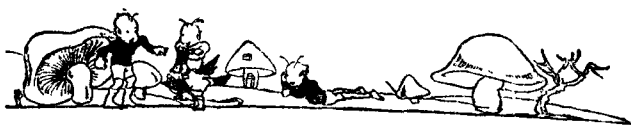
治這些金屬。他說道：『我們應當再建一個銅像，這銅像當然是我的。』

一般市參議說：『應當是我的。』於是他們就爭吵起來，最近我聽見他們的時候，他們還在爭吵。

鑄造廠的監工說：『真是怪事啊！這破碎的鉛心竟不能溶解。我們把牠去了吧。』因此他們就把牠丟在一個垃圾堆上，正好死燕也躺在那兒。

上帝對他一個天使說：『把城裏兩宗最可貴的东西給我拿來！』天使就把鉛心和死燕送去給他。

上帝說：『你們選的很對，因為從此以後，這小鳥兒可以永遠



在我的樂園裏唱歌，幸福王子可以在我這黃金城裏贊美我。」

幸福王子

二五



夜鶯和玫瑰

年輕的學生說：『她說過，如果我給她一朵玫瑰，她就能同我跳舞，但我的花園裏一朵玫瑰都沒有。』

夜鶯在橡樹叢中的窩裏聽見他這樣說，從樹葉縫中看出來，覺得很奇怪。

他叫着：『我花園裏沒有玫瑰啊！』說時，那雙美麗的眼睛裏就包滿了眼淚。『唉，幸福真是連極小的事也要依靠啊！我讀過聖賢書，知道哲學的祕密，因為沒有一朵玫瑰，我的生命就該受苦了。』



就她瑰花朵一有……』說生學輕年
 都瑰花朵一裏園花我但舞跳找和
 『有沒

啊。』

夜鶯說：

『這就算是

真的有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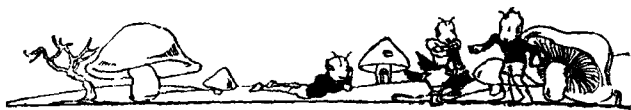
了，雖然我不

知道他，我天

天夜晚都唱

着他的一切：

天天夜晚我把他的一切講給星兒聽，他的頭髮像風信子花一般黑，他的唇像他所希望的玫瑰一樣紅；但熱情使他的臉色簡直蒼



白得像象牙，煩惱在他的眉上印了永不退的痕跡。」

青年學生喃喃地說：『明晚王子要開跳舞會，我的愛人也要去參加。如果我能給她帶一朵玫瑰，她可以同我舞到天亮。如果我能給她帶一朵玫瑰，可以把她抱在懷裏，她的頭靠在我肩上，我的手緊握住她的手。但是我那花園裏沒有玫瑰，她就走我面前過，也不理我，讓我孤單的坐在那兒。她不睬我，我的心就要碎了。』

夜鶯說：『這才真是有情人了，我所歌唱的，在他是受苦，在我是快樂的。愛的確是個怪東西。比綠玉還寶貴，比細白石還值錢。真珠石榴石都不能買牠，牠根本不能拿到市場上來賣。商人買不到牠，黃金也不能同牠在天秤上對稱。』



青年學生又說：『樂師坐在廊下，奏着弦樂，我的愛就應着豎琴與提琴的節奏起舞。她輕輕地跳，簡直腳不落地，求愛的人們，穿着漂亮的衣裳，團團包圍了她。但她只不同我跳舞，因為我沒有玫瑰給她，』說着，他就倒在草地上，把臉埋在手裏，大哭起來。

小小的綠蜥蜴，搖着尾巴經他面前走過，問道：『他爲什麼哭呀？』

一個戲着一線陽光的蝶兒說：『真是爲了什麼呀？』

野菊用一種低柔的聲音，對他的鄰居說道：『到底爲了什麼呀？』

夜鶯說：『他是爲一朵紅玫瑰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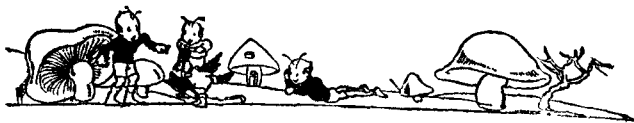
他們叫了起來：『爲一朵紅玫瑰嗎！這多麼可笑啊！』那小蜥蜴兒向來是個有譏癖刺的東西，竟哈哈大笑起來！

但夜鶯知道那學生煩惱的隱痛，一聲不響的坐在橡樹上，思攷着戀愛的神祕。

忽然她張開棕色的翅兒飛起，翱翔在天空之間。她好像一個黑影似的飛過了小樹林，黑影似的漂過了花園。

在草地中央坐着一株美麗的玫瑰樹，她才看見，就飛了過去，歇在一小枝上。

她叫着：『給我一朵紅玫瑰吧，我爲你唱我最動人的歌。』
但那株樹只搖搖頭。



牠這樣回答：『我的玫瑰是白的，好像浪花那樣白，比山間的白雪還要白。但是你到我兄弟們那兒去，他們坐在老日晷的週圍，你要的他或者可以給你。』

因此夜鶯就飛到坐在日晷週圍的玫瑰樹那兒去，叫着：

『給我一朵紅玫瑰吧，我爲你唱我最動人的歌。』

但那株樹又搖搖頭。回答道：

『我的玫瑰是黃的，好像生在琥珀座上雌人魚的頭髮那樣黃，比開在草地未曾鏟除的水仙還要黃。但到我兄弟那兒去，他生在那學生的窗外，你要的或者他能給你。』

因此夜鶯又飛到學生窗前的玫瑰樹那兒去，叫着：



『給我一朵紅玫瑰吧，我爲你唱我最動人的歌。』

但那株樹也搖搖頭，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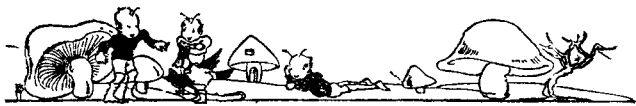
『我的玫瑰是紅的，好像鴿兒的腳一樣紅，比在海洞裏飄搖的大珊瑚還要紅，可是冬天凍住了我的脈，霜打了我的苞，暴風雨吹打，折斷了我的枝，這一年我是不會有玫瑰的了。』

夜鶯急叫起來：『我要的，只是一朵紅玫瑰！只是一朵呀！不是沒法得到牠了嗎？』

那樹答道：『法子是的，但是太可怕了，我不敢告訴你。』

夜鶯說：『告訴我吧！我不怕的。』

『如果你要一朵紅玫瑰，你須在月光中用音樂來創造，用你



自己的心血來染；你須把你的胸壓在一根刺上，一面對我唱歌。你須終夜對我不住的唱，刺穿了你的心，你的鮮血流到我的血管裏來，變作我的血。」

夜鶯叫着：「爲求一朵玫瑰而死，當然是一種很大的代價了，生命是多麼可貴。坐在綠樹叢中，看那跨上金車的太陽，看那坐着珠輪的月亮，多麼快樂。山楂的氣味是香甜的，藏在山間的吊鐘花，開在山上的野薔薇，都是香的，可是愛強於生命和人的心比起來，一個鳥的心算得什麼呢？」

因此她就展開了棕黃色的翅兒飛起，翱翔在大空之中。她好像黑影一般的飛過了花園，黑影一般的漂過了樹林。



青年學生還睡在她離開時那塊草地上，在他那雙美麗的眼睛裏，眼淚都還沒有乾。

夜鶯叫着：『快活起來吧！快活起來吧！你能得到你所要的玫瑰了，我要在月光中用音樂來創造，用我的心血來染。我要轉求你的，只是要你做一個真正的有情人，因哲學雖然聰明，愛比牠更聰明，雖然強權有力，愛比牠更有力。通紅的是牠的翼，火一般熱的是牠的身。牠的唇同蜜一樣甜，牠的氣同乳一樣香。』

那學生抬頭望着聽着，但他不明白夜鶯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因為他只懂書上面寫的東西。

但橡樹明白了，而且覺得非常悲傷，因為他很愛在他枝頭上



作巢的夜鶯。

他低低地說：『爲我唱一次最後的歌罷！你走後，我覺得十分寂寞啊！』

夜鶯就爲橡樹唱歌，聲音好像銀瓶中水沸一般。

她才唱完，學生站了起來，從袋裏掏出一本記事簿和一支鉛筆。

他一面走過樹林，一面這樣自語着：『她是有身軀的，這當然不能否認；可是她也有情感嗎？我怕不見得有罷。她的確像許多藝術家，有表面的形式，無真實的內容。她不會替別人犧牲。她只要音樂，人人都知道，藝術家多是自私的。但總得承認她的音調很好。如



一點意思也沒有，一點好處也沒有，多麼可憐呢！』他進了房，睡在小草薦牀上，開始想到他的戀愛；不多一刻兒，他就睡着了。

月兒才出來的時候，夜鶯就飛到玫瑰樹那兒去，把胸膛壓在刺上。終夜壓着刺唱歌，亮晶晶的月兒也俯身傾聽。她唱了一夜，刺漸漸深入她的胸膛，鮮血就如退潮的流下。

她起先唱着孩子時代男女心中的戀愛如何產生。一句句唱下去，樹梢頭就一瓣瓣的開了一朵奇花。起先很蒼白，像河上的懸霧——青白像清晨之腳，銀亮像黎明之翼。銀鏡中玫瑰花的影子，池水中玫瑰花的影子，樹梢頭的玫瑰就這樣開了。

但是樹兒還叫夜鶯把胸膛壓緊一些。『壓緊一些，小夜鶯呀，



否則玫瑰沒有長成，天到要亮了。」

所以夜鶯把胸膛更壓緊了一些，歌聲也漸漸更高更響了，因為這時她唱到了成人心中的愛。

粉紅上了玫瑰花的瓣兒，好像新郎吻着新人的嘴那時，臉上飛起的紅潮。但是刺還沒有達到夜鶯的心，所以玫瑰花心依然是白的，因為只有夜鶯的心血，才能染紅玫瑰花的心。

那樹又叫夜鶯再把胸膛壓緊一些，『壓緊些，小夜鶯，否則玫瑰花沒有生成，天到要亮了。』

因此夜鶯又把胸膛壓緊一些，刺穿了心，混身劇痛。痛苦愈激烈，歌聲便愈狂，到這時，她是唱着因死而完成的愛，死又非死在墳



墓中的愛。

奇花立刻緋紅，像東方的朝霞。緋紅的是花瓣，更紅如紅玉的是花心。

夜鶯的聲音漸漸微弱，小翅兒拍着，眼上起了一層薄膜。歌聲愈低，她覺得喉裏有什麼東西哽着似的。

她唱了最後的急奏。白月聽見了，忘了黎明，在天空踟躕着。紅玫瑰花聽見了，陶醉得戰慄起來，在冷清的朝氣中，展開了瓣兒。山間的紫洞起了回聲，從夢中驚醒了牧羊人。歌聲飄在河中的蘆葦裏，把信息送到海裏去。

樹枝叫着：『看呀，看呀！玫瑰生成了；』但夜鶯沒有答話，她早



睡在長草叢裏，刺釘在心上死了。

中午時那學生開了窗，看到外面，叫道：

『怎麼，多好的運氣呀！玫瑰花兒有了！我一生從沒有見過這樣的玫瑰。這樣好看，我敢說一定有個很長的拉丁學名』說着就俯身把牠折下。

他戴上帽子，手裏拿着那朵玫瑰，立刻跑到教授家裏。

教授的女兒坐在門口，正在一架紡車上紡着藍絲。她的小狗躺在她的腳邊。

那學生叫着：『你說過，如果我給你一朵紅玫瑰花，你就同我跳舞，這是世間最紅的一朵玫瑰。你今晚應當把牠戴在貼心的地



方，我倆跳舞時，我要告訴你我是怎樣的愛你。」

但那姑娘蹙起了眉頭。答道：

『我怕牠配不上我的衣裳吧，況且御史的兒子送了我一些真寶石，誰都知道，寶石總比花兒值錢一些。』

學生氣憤地說道：『哼，老實說，你真太忘恩負義了，』就把花兒往街上一拋，落在小溝裏，立刻來了一輛車，壓成粉碎。

女的說：『忘恩負義！我告訴你，你太鹵莽了，你到底是在甚麼人啊？不過一個學生罷了。我就不信你鞋子上釘銀扣兒，像御史姪少爺那樣；』說着就站起來走進屋裏去了。

那學生懊喪地走開說道：『戀愛真是無聊事！連邏輯學的一



半用處多沒有，既不能證明什麼，還演出不能實現的東西，使人相信那些不真的事物。確實太不實用，這年頭兒什麼多是講實用的，我還是去找哲學，研究形而上學去吧。』

所以他回到屋裏，拉出一本糟滿灰塵的大書，便唸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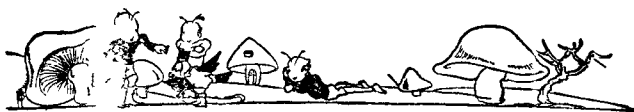


自私的巨人

每天下午，放學之後，許多小孩子常到巨人的花園裏玩。

那是一所可愛的大花園，滿生着綠草，草上處處都生美麗的花，好像天上的星兒一樣，還有十二顆桃樹，每到春天，開着紅白的小花，到秋天，又結着豐盛的果子。鳥兒坐在樹上唱着甜蜜的歌，孩子們爲歌聲所動，有時玩着也歇下來，側耳靜聽，他們多互相叫着：『我們在這兒多快樂呀！』

一天巨人回來了。原來他是去訪朋友康里希的（英國西南



部——譯者）康里希是個喫人的巨怪，同他住了七年。七年後，說完了他要說的話，就決定回家。才回到家，就見那些小孩子在花園裏玩。

他用一種很粗暴的聲音叫着，『你們在這兒幹嗎？』孩子們被他駭跑了。

巨人說：『花園是我自己的，人人都知道，除了我，不準別人來玩』因此他就築一道高牆把牠圍起來，並且掛了一塊告示牌

閑人莫入 違者重罰

他是個非常自私的巨人。

自私的巨人



自私的巨人

四四

可憐的孩子們現在沒有玩處了。他們想在街上玩，但是街上灰沙很多，並且四處都是硬石頭，他們不歡喜。下課後，他們常在高牆外徘徊談着花園裏如何如何的有趣，他們互相叫着：『我們在那兒時多快樂呀！』

春天到了，全城開滿了小花，雀兒也四處飛着。只有自私的巨人那所花園裏，仍是冬天的景像。鳥雀不到沒有孩子們的地方，樹木也忘了開花。有一次，一株美麗的花兒，才從草中把頭伸出來，看見那塊牌示，很替孩子們不平，也就縮到地下去睡覺了。得意的只是霜和雪。他們叫着：『春天把這個園子忘記了！我們終年都可以住在這兒了。』雪用她的大白衣蓋了草地，霜把樹枝一齊鍍成銀



色。他們還請北風，北風也就來和他們同住，他裹着獸皮，整天在園裏叫號，把烟窗都刮倒了。他說：『這地方很不錯，我們要請雹來才更好。』因此雹也就來了。每天在房頂上亂鬧三點鐘，弄壞許多石板，然後又在花園裏狂奔。他穿着灰色衣服，他的呼吸像冰一般。

自私的巨人坐在窗口，看着一片白雪的冷花園，這樣說：『我真不懂，春天怎麼還不來，我希望天氣要變一下才好。』

但是春天再也不來；夏天更加不到；賜給各家花園許多金果的秋天，獨對於巨人的花園，一個也不給。她說：『他太自私了。』因此那兒永久都是冬天，北風，嚴霜，冰雹終日在樹叢中跳舞。

一天早晨，巨人正醒睡在牀上，聽見一種動人的音樂。聲音非



常好聽，他以為一定是皇家樂隊從這兒過路。其實只是一個小紅雀在他窗外唱歌，他好久沒有在他園裏聽過雀叫，所以這似乎是世間最動人的音樂了。這時候，冰雹也停止了在他頭上的狂舞，北風也歇了怒號，從開着的窗口，吹來一陣馥郁的薰香。『我相信春天終於來了，』巨人說着，就從牀上跳起來，往外邊望着。

他看見什麼？

他看見一件極奇怪的事。原來許多小孩子從一個牆洞那兒爬了進來，坐在樹枝上。他見每一株樹上坐了一個小孩。小孩們回來，樹就非常高興，滿身開遍了花，手臂慢慢在孩子們頭上搖來搖去。雀兒也飛來飛去，歡喜地宛轉地唱歌，花兒也從綠草叢中露了



臉，在那兒歡笑，那是一種可愛的景像，只在花園的一角，仍過着冬天，那是園中最偏的一角，有一個小孩子站在那兒。他人太小了，爬不上樹，在那兒走來走去，很悲傷的哭着。可憐的樹，仍通身蓋着霜雪，北風也依舊在頭上怒吼狂吹。樹兒盡量地把枝兒彎下，說道：『爬上來呀！小孩子！』但是那孩子太小了，終攀不着。

巨人看着外面這一切，心竟軟了。說道：『我從來多麼自私啊！我現在知道春天爲甚麼不來了。我應當把那個小孩子抱上樹去，再把牆推倒，讓我的花園，永遠做孩子們的遊戲場。』他對於已往的行爲，確實深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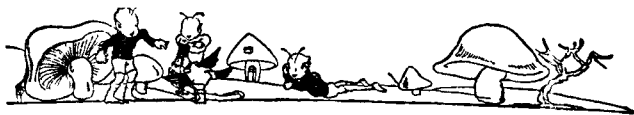
所以他便下了樓，輕輕的開了前門，走到花園裏去。但是，那些



巨人後悔來幫小孩爬樹

孩子才看見他，就一齊駭跑了，花園又恢復了冬天景像。只有那最小的孩子沒有跑，因為他眼裏噙滿了眼淚，沒看見巨人走來。巨人偷偷走到他身後，輕輕把他抱起來，放在樹枝上。

那樹立刻就開了花，雀兒也飛來站在上面唱歌，那小孩伸出了雙臂，抱着巨人的頸，同他親了一



吻，其他的孩子，看見巨人已經不是壞人，也都跑了回來，春天也就同他們到了園裏。巨人說道：『這是你們的花園了，孩子們，』說着，就拿一柄大斧砍倒了圍牆。人衆在正午去趕場的時候，看見巨人同許多孩子在他們所見的最美麗的花園裏游玩。

他們玩了一整天，到傍晚，都到巨人面前來告辭。

他說：『你們那個小伴侶那裏去了？我抱他上樹的孩子。』巨人最愛的是他，因為他吻過他。

孩子們回答：『我們不知道，他早走了。』

巨人說：『你們一定要告訴他，叫他明天來，』但那些孩子說他們不知道他住在那兒，從前也沒有看見過他，因此巨人覺得非



常煩悶。

每天午後放了學，孩子們總來同巨人玩。但巨人所最愛的那個小孩從此就不見了。巨人對個個孩子們都很慈和，但他還是想他第一個朋友，時常說到他『我多歡喜再見他啊！』

過了多年，巨人老弱了。他再也不能玩了，所以每天只坐在一張大靠椅上，看着那些小孩遊戲，一面讚賞自己的花園。『我有許多美麗的花，但是孩子們才真是花中最美麗的。』

一個冬天早晨，他正穿衣服的時候，從窗口望出去。現在他不怕冬天了，因為他明白了冬天只是春天在睡覺，花木在休息。

他突然揉揉眼睛，覺得很奇怪，望了許久。這確實是種怪景像。



在花園極偏的角上，有一株樹，開滿可愛的白花。枝兒全是金的，掛着銀的果兒，樹下站着他最愛的那個孩子。

巨人快活極了，連忙跑下樓，到花園裏去。急忙跑過草地，到孩子的身邊來。到得面前，他氣得滿臉通紅，說道：『誰害你的？』原來在孩子手掌上有兩個釘子印，小腳掌上也有兩個。

巨人說：『誰害你的？告訴我，我拿我的大刀去殺了他。』

那孩子回答：『不！這是愛的傷痕。』

巨人說道：『你是誰？』就感到一種異常的威力，他立刻在那孩子面前跪了下來。

那孩子向巨人笑笑，對他說：『你讓我在你園裏玩過一次，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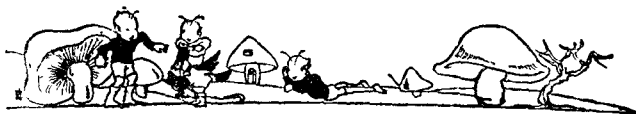


自私的巨人

五二

天你同我到我的花園裏去吧，那是樂園哩，

那天下午，孩子們跑進來的時候，看見巨人死在樹下，滿身蓋着白花。



忠實的朋友

一天早晨，老水鼠從洞裏把頭伸出來。他生着一雙小眼，一些硬火鬚，他的尾巴活像一根黑樹膠的鞭子。小鴨子們在池裏游着，好像金絲雀的母子們，母親混身雪白，生着一雙紅脚，正在教她的兒女如何用頭站在水裏。

她諄諄的說着：『如果不善用頭站立，是不能在好社會中立足的。』她每說一次，就演習給他們看。但那些小鴨一點也不用心。他們年紀輕，還不知道立足社會到底有什麼益處。



老水鼠說：『多頑皮的孩子！他們真該淹死才好。』

母鴨答道：『不是這樣說的，人人初學總該這樣，作母親的不能不管教。』

水鼠說道：『哎！我不懂什麼做母親的心理，我是沒有成家的人，我還沒有結婚，也永不想結婚，愛情本是很好的，但是友誼更勝一籌，確實，我真不知道世界還有什麼比忠實的友誼更寶貴更難得。』

『那末，請問你對於忠實朋友的責任，意思如何呢？』一個綠色梅花雀，坐在近邊一株楊柳樹上，聽見這段對話，這樣問道。

『真是的，我也正想知道哩，』母鴨說着，就游到池邊，用頭站



在水裏，給她的孩子做個榜樣。

水鼠說：『多無聊的問題！我要我的忠實朋友對我忠實，當然就是這樣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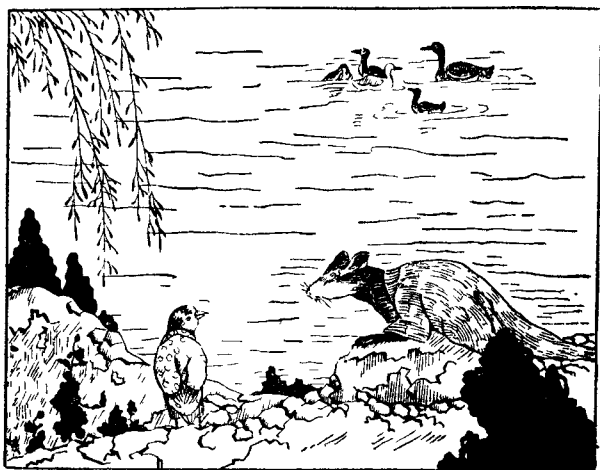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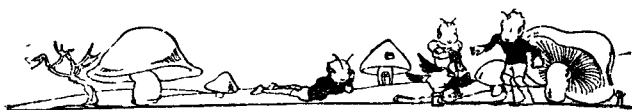
一個小雀兒在銀色的波紋上游着，一面拍着翅兒，問道：『那末你又怎麼報答他呢？』

水鼠回答：『我不懂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梅花雀說：『讓我講個這類的故事給你們聽吧！』

水鼠問道：『是關於我的故事嗎？如果這樣，我倒要聽聽，因為我極歡喜聽小說故事。』

『於你是有關係的，』梅花雀說着，就飛了下來，歇在岸邊，講



忠實的朋友

聽鼠水給故事的斯漢小講雀花梅

了這忠實朋友的故事。

五六

梅花雀說道：『從前有一個誠實的小傢伙，名叫漢斯。』

水鼠問：『他這人很出衆嗎？』

梅花雀答說：『不！我想他沒有什麼出衆，只是他的心腸好，那個圓臉兒怪有趣。他住在自己一間草屋裏，每



天在花園裏工作，鄉間各處都找不到像他這樣可愛的一所花園，其中有多色密集的小花，有紫羅蘭花，有薺，有法國松雪草。還有淡紅色的薔薇。黃玫瑰，紫色番紅花，金色紫色和白色的紫羅蘭。還有漏斗菜，碎米薺，薄荷，野香草，櫻草，鳶尾，水仙，桃色丁香。按時令，不斷的有花開着，這種謝了那種開，所以終年有美麗的東西看，有香味可嗅。

『小漢斯有許多朋友，最要好的忠實朋友是磨房老闖。確實，那磨房老闖對於小漢斯真很忠實，他從小漢斯花園經過，從來沒有不爬過牆去折一大把花，或是一把甜草，要是結果的時期，或裝一袋梅子和櫻桃。』



「磨房老闆常常這樣說：『真正的朋友什麼都是共有的，』小漢斯就點頭微笑，覺得自己有一個思想這樣高尚的朋友，真是十分驕傲。」

「有時鄰居也覺得很奇怪，怎麼這富有的磨房老闆，家藏麵粉數百袋，乳牛六頭，還有一大羣綿羊，也不送給小漢斯一點；只有漢斯不時拿這些東西來，聽着磨房老闆高談真友誼那些怪話，他覺得再沒有更使他高興的了。」

「所以小漢斯總在花園裏工作。春夏秋三季他都很快樂，但是一到冬天，沒有花果拿到市上去買，他就十分受凍受餓了，有時只吃點乾梨或硬栗子就去睡覺。到冬天，他還遭受孤單的苦，因為



這時候磨房老闆再也不來看他了。

「磨房老闆常常對他妻子這樣說：『下雪的時候，我去看小漢斯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因為凡人在難境裏，要讓他孤單一些，別去打擾他才好。這至少是我對於友誼的見解，我敢信是對的。所以我等到明春再去看他，他可以給我一大籃蓮馨花，使他自己非常快活。』」

「妻安坐在松木火旁邊的大椅上，答道：『你真替別人想得週到，確實想得週到。聽你談友誼，真是一種教訓。我敢說，牧師也說不出你這些話，雖然他住的是三層洋房，小指上還帶着金戒指。』」

「磨房老闆的小兒子却這樣說：『但是，我們何不叫小漢斯



到這兒來呢？如果可憐的漢斯很苦，我可以把我的粥分他一半，領他看我的小白兔。」

「磨房老闖叫了起來：「你真是個無聊的孩子！我真不懂把你送進學校去有甚麼用處。你似乎什麼也沒有學到一點。假如小漢斯到這兒來，見我們有火爐，有好的喫，有大瓶的紅酒，定會引起嫉妬，嫉妬是最可怕的東西，能毀壞人的天性。我決不能使小漢斯的天性變壞。我是他的好朋友，我當然要時常看管他，使他不受何種誘惑。況且，如果漢斯到這兒來，他一定要我賒些麵粉給他，這是我做不到的事。麵粉是一件事，友誼又是一件事，決不能混在一起，喏，四個字的寫法就不同，意思更是不同的。人人都知道。」



『老闆娘聽了，自斟一大杯熱酒喝着，一面說道：「你說得多好呀！我的確想睡了。真像在教堂裏聽道一樣。」』

『磨房老闆答說：「許多人做事都做得很好，可是說話說得好的人却少有，足見說話是二者中比較更難的一件，也是比較更好的一件。」說完就很莊嚴地看着桌子那方的小兒子，小兒子這時覺得非常慚愧，垂倒了頭，滿臉通紅，望着茶杯哭泣起來。無論如何，他年紀小，你總得原諒他。』

水鼠問道：『這就是故事的收場嗎？』

梅花雀答說：『當然不是，這只是開頭哩。』

水鼠說：『那末你真是時代落伍者了，現下善說故事的人多



從收場開頭，然後再說開場，末了才說中間的故事。這是新方法，全是我那天從一位批評家口中聽來的，那天他正同一位青年在池邊散步。他說得很長，我敢斷定他說的總不會錯，因為他戴着一架藍眼睛，頭頂是亮光光的，只要那青年說句什麼，他總以「呸！」的一聲回答。只是請把故事說下去吧。我非常愛這個磨房老闆，我自己也有各種美好的情緒，所以我倆有種異常的同情。」

梅花雀時用這隻腳，又用那隻腳跳着，說道：『唔，冬天一過，蓮馨花又展開了淡黃色的星朶，磨房老闆就對他的妻子說，要下山去看小漢斯了。』

「他的妻子說：『哎，你的心腸真好！你總是想念到別人。只是



別忘了帶大籃子去裝花喲。」

「磨房老闆就用粗鐵練把風車輪綑定，帶着籃子下山。

「磨房老闆說：「早上好呀，小漢斯。」

「漢斯靠在鏟柄上，滿臉笑容地說：「你早上好。」

「磨房老闆說：「冬天一向怎麼？」

「漢斯叫着：「哎，真的，你問這話真好，的確好。我怕我那時候真苦了一些，不過現在春天來了，我非常快活，花多長的很好。」

「磨房老闆說：「冬天我們常常談到你，不知你怎樣過日子。」

「漢斯說：「這是你們太好了，我還怕你們把我忘了哩。」

「磨房老闆說：「漢斯，你這樣，我真覺得奇怪了，友誼是不會

忠實的朋友

六三



忘的。這便是友誼的怪處，只是我到怕你不懂生活上的詩意哩，且說你這些蓮馨花真好看呀！

『漢斯說：』的確很不錯，只是我的運氣好，才有這樣許多。我預備把牠帶到市上去，賣給市長的女兒，拿那筆錢把我的小車買回來。」

『「把你的小車買回來嗎？你是不是說你已經把牠賣掉了？幹這種事，是多麼的蠢呀！」

『漢斯說：』「哎，事實上，我是無法可想，才賣掉的。你知道，我在冬天是背時的，我真是連買麵包的錢多沒有。所以我先是賣去了我禮拜日穿的那件衣服的銀鈕扣，又把我的銀練子也賣了，大煙



斗也賣了，最後才把我的小車賣掉。但是我現在預備把牠們全都買回來。」

『磨房老闆說：「漢斯！我把我的小車給你。好是固然不好；有一邊是壞了的，車輪骨也有些毛病；不過就是這樣，我還不給你。我知道只是我大方，許多人以為我把牠送人，真有些蠢，但我和別人不同。我想大方是友誼的要素，況且，我已經又另買了一架新小車。你放心好了，我把我的小車給你就是。」

『小漢斯說：「唔，這真是你的大方，我不用費什麼事就可以把牠修好，我屋裏有一塊木板。」說時，圓臉上充滿了喜氣。」

『磨房老闆說：「一塊木板！我正想弄一塊來修理我的倉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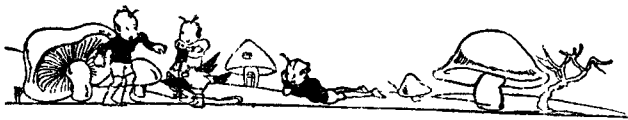


哩，那間房有一個大洞，如果不把牠修好，麵粉全要打溼了。幸虧你說出來！果真是好心必有好報，我既然把小車送你，你就把木板給我吧。小車當然比木板值錢，但是真友誼是不問這些的。請就拿出來，我當天就要去修理倉房了。」

「當然好，」小漢斯叫着，就跑到棚裏去把木板拖出來。

「磨房老闆看着說道：『這塊木板不大，我怕我把倉房頂修好，就沒有剩下來給你修小車的了；但這當然不是我的錯。還有，我把小車給你，我想你當然願意轉送我一些花籃子在這兒，記着要裝得滿滿的。』」

「滿滿的嗎？」小漢斯很愁苦的說，因為那籃子實在其大



無比，他一看就知道如果把牠裝滿就沒有拿去賣的了，但他又很想把銀鈕扣買回來。

『磨房老闆接口說：「唔，當然咯，我既然把小車給你，問你要一點花兒，我想也不爲過分。我或者不對，但我總想着友誼，真正的友誼是不含任何種自私性的。」』

『小漢斯叫了起來：「我親愛的朋友，我的好朋友，我花園裏的花，你要什麼就拿什麼。我可以改日再買銀鈕扣，先要你不說我壞；』說着就跑去把所有的蓮馨花摘了，裝滿磨房老闆的籃子。

『「再會吧，小漢斯，」磨房老闆一邊說，就把木板擗着，手裏拿了大籃子，往山上走了。』



『小漢斯說：「再會吧！」歡歡喜喜的掘地，他有小車，真高興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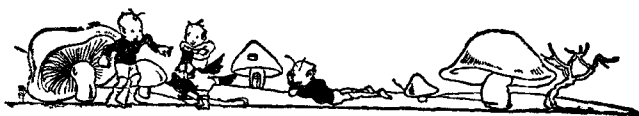
『第二天他正把金銀花籐釘上架去，聽見磨房老闆在街上叫他的聲音。他一步從梯子上跳下來，跑到花園裏，爬在牆上看。』

『原來磨房老闆背上擡着一大袋麵粉。』

『磨房老闆說：「親愛的小漢斯，你可以替我把這袋麵粉擡到市上去嗎？」』

『漢斯說：「哎，我抱歉得很，我今天實在很忙，今天要把蔓籐一起上架，要澆花，還要剪草。」』

『磨房老闆說：「唔，真的，我想如果你細想我把我的小事也



送給你，你還拒絕這點兒小事，就太不講朋友了。」

『小漢斯叫了起來：「啊，別說這樣的話，我對世間任何人都
不願不講朋友的；」說着立刻跑進去拿了帽子，掙着麵粉袋，慢慢
的走了。』

『那天天氣很熱，路上的灰沙多得可怕，漢斯才走到六里標
那兒，就走不動了，只得坐下來歇氣。但以他的勇敢，終於掙到了市
場。在那兒等了一會，他麵粉賣成一筆很好的價錢，立刻走回家來，
因為他深怕過遲了，路上遇着盜匪。』

『小漢斯臨睡時對自己說道：「今天真苦夠了，但是我很高
興，我沒有拒絕磨房老闆的囑托，他是我的好朋友，並且他還要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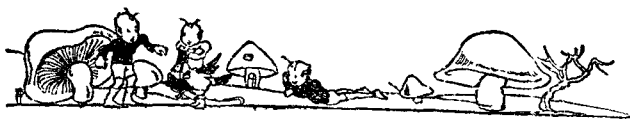


忠實的朋友

他的小車送給我。」

『第二天一大早，磨房老闆就來拿賣麵粉的錢，小漢斯因爲昨天的疲勞，這時還睡在牀上。』

『磨房老闆說：「你真太懶了，真的要想我把小車給你，你就該勤快一點才好。懶惰是一種大罪，我當然不歡喜我的朋友懶惰。我這樣教訓你，你不必放在心上。如果我不是你的朋友，我當然做夢也不會說這些話。但是不說真心話，又算得什麼朋友呢？人人都會說好話，討人家的歡喜，但是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常常都是說刺耳朵的話的，決不顧人難過不難過。確實，如果他是個真正的好朋友，就該這樣，因爲他一定知道這樣做完全是好意。」』



「小漢斯揉揉眼，又脫了睡帽，說道：『我很難過，但是我太疲倦了，所以我想多在牀上躺一刻兒，聽聽雀子叫。你知道，我聽過雀子叫，做事也起勁得多嗎？』」

磨房老闆拍着小漢斯的背，拍了幾下，說道：「唔，這樣就好，因為我要你快些到磨房來，越快越好，來幫我修理倉頂。」

「可憐的漢斯本來極想到他花園裏去做點事，因為他的花已經有兩天沒澆水了，但磨房老闆既然是他的好朋友，他又不願拂他的意。」

「他用一種害羞似的低聲問道：『如果我說我很忙，你會不會以我為不講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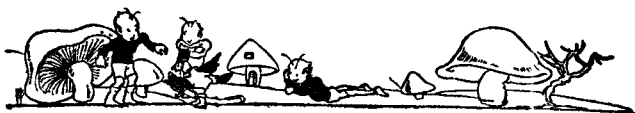
磨房老闆答說：「唔，真的，我想我求你的不爲過分，只想想我要送你的小車哩；不過，如果你拒絕，我就自己去作去。」

「啊！決不能的，」小漢斯叫着，就跳下牀來，穿好衣裳，逕往倉房去了。

「他在那兒做了一天工，一直做到太陽落山，到太陽落山時，磨房老闆才來看他做的怎樣。當用一種欣喜的聲音叫道：「小漢斯，你把頂上的洞補好了嗎？」

「小漢斯答：「完全補好了，」一面爬下梯來。

「磨房老闆說：「再沒有什麼工作，比幫人家做事更高興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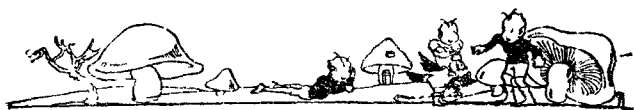
『小漢斯答說：「聽你談話，真是一種很大的特權，只是我怕我永遠就不會有你這種漂亮的見解。」』

『磨房老闆說：「哎！你一定會有的，但是你還應該多喫些苦，這時候，你只有友誼的實習，不久你就就會有友誼的理論。」』

『小漢斯問：「你以為我真會有嗎？」』

『磨房老闆答道：「我敢相信，但是你現在既已把屋頂修好，就早點回去睡吧，因為我明天還要請你把我的羊趕到山裏去。」』

『可憐的漢斯什麼也不敢說，第二天早晨，磨房老闆把他的羊一齊趕了來，漢斯就同羊一齊到山裏去。往返又花了他一天功夫；回到家，疲倦已極，倒在椅上僵睡，直睡到大天亮才醒。』



「在花園裏，我真高興極了，」他說着，立刻就去作事。

「但從此之後，他時常不能看管他的花木，因為他的朋友磨房老闆總是來找他做許多極費時間的事，不然就叫他到磨房裏幫忙小漢斯這時真苦惱了，他深怕他的花木以為他已忘了牠們，但又拿磨房老闆是自己的好朋友那種心理來安慰自己，他常常說，「他要把他的小車給我，這純是一種豪爽的行爲。」

「因此漢斯就時時幫磨房老闆做事，磨房老闆就說一些友誼上動人聽聞的話，漢斯還把他筆記下來，每晚拿出來讀，因為他是個很好的學生。」

「且說一天傍晚，漢斯正坐在火爐邊上，門上忽來一陣很響



的敲門聲。那夜天氣很不好，大風在戶外狂吹怒吼，他起初還以為是風聲。但不多時又敲了二次，三次，一次比一次敲的響。

「總是可憐的過路客，」小漢斯對自己說着，就跑到門口去看。

「原來站在那兒的是磨房老闆，一隻手還提着一盞燈，另一隻手拿着一根粗棍。」叫道：

「親愛的小漢斯，我真倒霉我的小兒子從梯上跌下來，跌傷了，我要去請醫生。但是他住得很遠，今晚天氣又壞，剛才想到你替我去跑一趟，比我自己去好一些。你知道，我要把我的小車送給你，所以你應當報答我，為我做一點事。」



『小漢斯叫着：「當然啦，我非常歡喜你來找我，我立刻就去了。但是你把燈借給我，今晚這樣黑，我怕跌在溝裏去哩。」』

「磨房老闆說：「我很抱歉，不過這是我才買的新燈，如果有什麼意外，那時我就是很大的損失。」』

『「好的，沒有關係，我不用燈也行。」小漢斯這樣叫着，就把他的大皮衣取下來穿上，又戴好紅暖帽，又在頸項上扎了一塊圍巾，立刻動身去了。』

『那是多麼可怕的風暴啊！路上黑得來小漢斯什麼也看不見，風又大，站立都很艱難，但是他很勇敢，走了大約三點鐘功夫，就到了醫生家裏，連忙敲門。』



「醫生叫道：「是誰呀？」把頭從臥室的窗口伸了出來。

「「是小漢斯，醫生呀。」

「「小漢斯，你要什麼？」

「「磨房裏的兒子從梯上跌下來跌傷了，磨房老闆請你就去。」

「「好吧！」醫生說着，就叫人備馬，穿上大皮靴，點了燈，這才下樓來，騎上馬往磨房那兒去，小漢斯慢慢在後面跟着。

「風暴越來越凶，雨也傾盆直下，小漢斯簡直看不見自己走在那兒，更跟不上馬。最後，他迷了路，在沼澤邊亂走，那地方非常危險，四處都是深穴，漢斯就落下去淹死在那兒了。第二天有幾個牧



羊人才發現他的屍身浮在池上，把他抬回他的草屋來。

「他很聞名，所以人人都來參加他的葬典，而磨房老闆才是最主要的哀悼人。」

「磨房老闆說：『我是他的好朋友，只有我應當佔好一些的地方；』所以他就穿着一件黑長衫，走在送葬人的最頭一個，時時都用手巾揩着眼睛。」

「葬儀完畢，衆人安坐在棧房裏，一面喝香酒，一面吃甜糕，中有一個鐵匠說：『小漢斯對於人人，確有一種大大的損失。』」

「磨房老闆答道：『無論如何，於我總是一種大損失，喏，我把小車給了他多好，現在我真不知拿牠如何處治才好了。我家裏東



西還多着，這東西又破得不堪，如果拿去賣，也賣不出什麼錢，我的確要小心一些，以後別再給人什麼東西了。豪爽總是倒霉的。」

隔了好一會兒，水鼠才說：「呢？」

梅花雀說：「唔，完了。」

水鼠問：「磨房老闆後來怎麼下場呢？」

梅花雀說：「啊！我的確不知道，而且我敢說我也不願注意這些事。」

水鼠說：「這明明是你天性上缺少同情心。」

梅花雀說：「我怕你還沒有明白這故事的教訓哩！」

水鼠叫道：「什麼？」



『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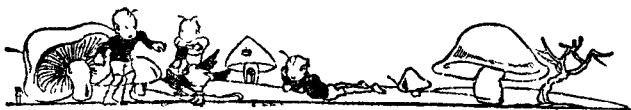
『你的意思是說，這故事有什麼教訓嗎？』

『正是呀。』

水鼠怒道：『唔，真的，我想你應該在未說之前告訴我，如果你早告訴我，我也會像那位批評家一樣說聲「呸」！不管，就現在說了吧。』於是他「呸」的大叫了一聲，搖搖尾巴，鑽進洞裏去了。

母鴨過後幾分鐘游了來，問道：『你如何歡喜這水鼠呀？他有許多好處，不過在我這方面，我有我做母親的心理，看着這樣一個頑固的獨身漢，我就忍不住要流眼淚。』

梅花雀答說：『我恐怕我得罪他了罷，事實是我同他講了一



個含有教訓的故事，

母鴨說：『啊！這實在是危險的事。』

我也非常贊同她的話。

忠實的朋友



馳名的火箭

皇子要結婚了，所以人人都似乎露出歡欣的神情。他已經等了新娘一年，終於等到了。她是一位俄國公主，一路從芬蘭來都是坐六隻馴鹿拉的雪車，那雪車的形狀像一隻天鵝，公主就坐在天鵝的翅間。她的貂皮衣一直拖到脚跟，頭上戴着一頂銀絲織物的小帽，臉色極蒼白，像她歷來所住的那所雪宮。打從街上過，人人都覺她蒼白得有些奇怪。『她正像一朵白玫瑰！』他們這樣叫着，就從露台上拋些花朵在她身上。



王子正在城門口迎她。他生着一雙作夢似的紫眼睛，頭髮像是純金作的。他見她來，就跪下一膝，吻她的手。

他喃喃地說道：『你的像片很美麗，但你本人比像片還要美麗；』說完小公主的臉就緋紅了。

有一個年輕僕人對他身邊的人說道：『她先前像一朵白玫瑰，現在却像一朵紅玫瑰了；』朝廷上的人聽了這話，個個都很歡喜。

後來三天，人人都說，『白玫瑰，紅玫瑰，紅玫瑰，白玫瑰；』皇帝又下令那個僕人該得雙倍薪俸。他根本就不拿薪俸，所以於他也無甚好處，但從此人人都認爲是一種極大的光榮，而且天天登載



在宮內公報上面。

三天過後，就慶祝婚禮了。這是一次大典，新娘新郎手挽着手，在一個小明珠繡成的紫絨華蓋下走着。又開宮中大宴，歡飲至五小時之久，王子和公主坐在大廳的頂上，用亮水晶的杯子對飲。只有真正的愛人能用這個杯子喝酒，否則如果是一對假愛人，嘴一觸着牠，就立刻變成灰色，再也不清亮了。

小僕人說：『他倆明明非常相愛，像水晶一樣分明！』皇上又叫加他的薪俸。臣僕們無一個不叫着，『多光榮呀！』

歡宴後，又開跳舞會。新娘新郎一對跳玫瑰舞，皇帝答應他自己來吹笛子。他吹的很難聽，但沒有誰敢向他說這話，因為他是皇



帝的確，他只知道兩個樂譜，他這時吹的那一個，也令人莫明其妙；但這是沒關係的，只要是他吹的，人人都叫着：『妙呀！妙呀！』

節目單上最後一個節目是大放焰火，要到半夜才舉行。小公主一生從來沒有看過焰火，所以皇上命皇家焰火師在她婚禮那天來。

一天早晨，她正在庭園中散步，向王子問道：『焰火是什麼樣兒呀？』

皇上向來是歡喜替別人答話的，當下答道：『有點像北極光那樣，只是更自然一些。我自己是拿牠們比天上的星兒的，等會兒你一看就會知道，正像我吹的笛子一樣巧妙。你非看看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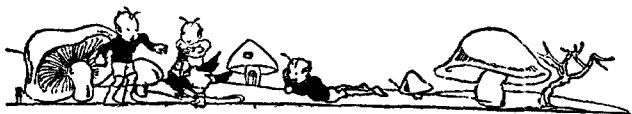


所以在御花園後，早就豎了一個高架，皇家焰火師才把一切安排好，焰火們就談起話來了。

一個小鞭爆叫着：『世界確實很美麗，只看那些鬱金香，啫！如果他們也變成爆竹，就不會這樣可愛了。我很歡喜我能常常旅行。旅行能使思想進步，並可以打消一個人的成見。』

一個大柳花火說：『御花園又不是世界，你這傻小子；世界是個大地方，三天才能走得遍。』

一個多感的旋轉烟火，他從前有一個愛人送他的杉木箱，常常誇耀着自己的破碎的心；於是說道：『你愛的地方便是你的世界，不過，於今愛已經不時髦了；詩人已經把他抹殺了。他們寫着愛，



不知寫了多少，人也不再相信了，我也不覺得驚異，真正的愛人是多痛苦的，沉默的。我記得曾有一次——不過現在已經可以不說了，浪漫史總是一種過去的東西。」

柳花火這樣說：『無聊！浪漫史是不會死滅的，像月亮一樣，永遠存在。例如這新娘和新郎，他兩人就很相親相愛。我今年從一個黃紙藥莢聽來的，他同我住在一個抽屜裏，又知道朝廷上最近的新聞。』

但是旋轉烟火只搖搖頭。『浪漫史早死滅了，浪漫史早死滅了，浪漫史早死滅了。』她喃喃地儘管說。她以為把一件事重覆說他許多遍，那件事就能成爲真理的。



突然間，總先一聲乾咳，大家都四面看了一陣。

那是一個傲慢的高火箭的聲音，他的身子網在一根長棍上。他要說什麼，聽見乾咳幾聲，圖引起人家注意。

說『噯！噯！』他說時，人人都在聽他；唯有那可憐的旋轉烟火仍搖著頭，繼續喃喃地說着『浪漫史早已死滅了。』

有一個爆竹叫了起來：『秩序呀！秩序呀！』他是政客一類的人，常在地方選舉中活動，所以學會了國會派的口氣。

『完全死滅了，』旋轉烟火這樣低語着，就睡覺去了。

正當完全沉寂無聲的時候，火箭又咳了第三聲嗽，開始說起話來。他說話的聲音很慢，字音咬的很清，似乎他是在背誦什麼東



西，一面不時還看看他談話的對方的確他的舉止很出衆。

他說：『皇子的運氣真好，他正在我出發的這天討老婆的確，如果日子定得早些，那可就不幸了；不過個個王子都運氣好的。』

小鞭爆說：『活天爺！照我想的却完全不同，我想我們是托王子的福，才得釋放哩。』

他答道：『在你或者真是這樣，我也不懷疑，只是在我就完全不同了。我是個很馳名的火箭祖上就很有名的，我的母親是當時最出色的旋轉烟火，她的跳舞很有名。她在人前獻技的時候，共打了九個迴轉才出去，每轉一次，就在空中拋下七個紫色的星花，她的直徑有三尺半，而且是用最上等的火藥做的，我的父親是一個



像我一樣的火箭，並且出於法國血統。他飛的高不可及，人多怕他不會落下。他雖天性很好，而他依然會撒下許多極漂亮的金雨。報紙上對於他的批評都用許多嫵媚的辭句，皇宮公報還稱他爲火箭術的大成。」

一個色花火說：『焰火，你是說焰火罷，我知道是焰火，因爲我見我自己的火藥包上是這樣寫着的。』

火箭用一種嚴肅的口氣說：『噯，我說焰火，』色花火覺得非常受欺，就威嚇小鞭爆，表示他仍不失重要腳色。

火箭繼續說：『我是說，我是說——我是說甚麼呀？』

柳花火答說：『你在說你自己的事，』



『當然咯；我知道我被這樣無禮的人打斷了話頭，當時是正談着極有趣的事呢。我最恨無禮和鹵莽這一類的事，因為我很敏感。我敢說，世間再沒有別人比我敏感了。』

爆竹對柳花火說：『敏感的人是怎樣的？』

柳花火低聲回答：『是腳上生着鷄眼，歡喜踩別人的腳趾那種人。』爆竹忍不住竟要大笑起來。

火箭問道：『喂，你笑甚麼？我多沒有笑。』

爆竹答道：『我笑，因為我快活。』

火箭答道：『這真是一種極自私的理由，你有什麼權利快活？你應當想着別人。至少，也得想着我。我時常都想着我自己，我希望



人家也對我這樣，這便是所謂同情。這是一種很好的德性，我具備得十分完善。例如，假使今晚我有什麼長短，對於大家，當是多麼的不幸啊！王子與公主也不會再快活了，他們的結婚生活也就從此毀壞了；至於皇帝，我曉得他也是受不下去的，真的，我只要想到我自己是如何的重要，我就要流眼淚了。」

柳花火叫起來：『如果你想給別人快樂，你最好還是別哭，稀溼的弄乾燥了才好。』

色花火這時心情好了，竟大叫起來道：『的確，這只是常識罷了。』

火箭又怒氣沖沖的說：『的確是常識！你忘了我是非常的人，



很馳名的人。喏，沒有想像，人人都能有常識，但我是有想像的，因為我對於一切都照他原來那樣去想；我總是想到許多不同的方面。至於說把我自己弄乾燥一些，就可見這兒沒有人了解多情的性格。幸虧是我，我到不在意。使人生活下去的第一要件，要算是覺得別人十分低賤那種意識，這種感覺，乃是我日日修養着的。但你們沒有那一個有心，你們還在這兒想着作樂，似乎王子和公主並沒有結婚似的。』

一個小發光氣球叫着：『唔，真是的，爲什麼不這樣呢？這正是最快活的時候呀，我飛上天去，一定全告訴星兒聽。你看好，我同他談到那漂亮的新娘時，看好他們閃爍放光罷。』



火箭說：『啊！多淺薄的人生觀呀！但是我早料到是這樣的。你只不過空空兒一無所有罷了。喏，或者王子和公主到鄉下去住，或者那兒有一條很深的河，或者他們只生了一個兒子，像王子一樣生着美髮紫眼的兒子；或者那一天他同保姆出去散步，或者保姆跑到大樹下睡覺；或者那孩子就落在河裏去淹死了。這就該多麼的不幸呀！可憐人，連獨兒子還要丟掉！真是太可怕了！我決定受不住的。』

柳花火說：『但是他們並沒有把獨兒子丟掉呀，他們並沒有什麼不幸』

火箭說：『我並沒有說他們有什麼不幸，我只說他們或者會



有罷了。如果他們已經丟掉了他們的獨兒子，再說什麼也沒用處。我最恨那些潑了牛奶再來哭的人。但是我每想到他們或許會把獨兒子丟掉，我就感動了。」

色火花叫道：「你的確是這樣的！的確的，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易感動的人。」

火箭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鹵莽的人，你不明白我同王子的友誼。」

「嗒，你根本不了解他，」柳花火叫了起來。

火箭答說：「我又沒有說我了解他，我敢說，如果我了解他，我不要做他的朋友了。了解朋友，是一件極危險的事。」



發光氣球說：『你真是最好把自己弄乾燥一點吧，這是很要緊的啊。』

火箭說：『我並懷疑，這件事於你是很要緊的，但是，如果我歡喜哭，還是要哭的。』說着就真哭出淚來，從棍子上直流，好像雨點似的，幾乎打濕兩個小甲蟲，小甲蟲們正想一起造一所住宅，正在找乾燥一些的好地方。

旋轉烟火說：『他須得一種真正的浪漫精神才好。因為他只在那兒毫無理由的亂哭。』說着又嘆了口長氣，想着那杉木箱。

但是柳花火和色花火氣極了，一齊用力叫着：『笨蛋！笨蛋！』他們都是極講實用的人，反對什麼事物，他們總叫着笨蛋。



月亮跟着起來了，活像一個銀殼；星兒也放了光，宮中傳來一陣音樂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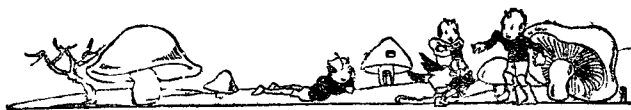
王子與公主領導跳舞。他們跳得極好，高高的白水仙花也在窗口偷瞧，紅色的大罌粟花也在點頭打拍子。

打過十點，十一點，十二點，才到午夜，人們多走出庭園來，皇上把焰火師也早叫到了。

皇帝說道：『就放焰火吧！』焰火師低低的鞠了一躬，到花園後邊去。他有六個手下人，每人手裏都拿着一根長火把，

這的確是一種壯觀。

呼呼！旋轉烟火一路迴轉着去了。蓬蓬！柳火花又去了，跟着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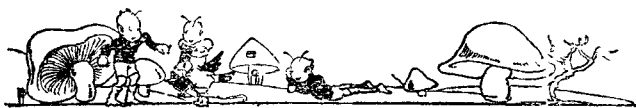


馳名的火箭

火

烟

鞭爆們就在四處亂舞，色花火使一切都變成了紅色。『再會吧！』發光氣球叫着就飛上了天，撒下許多藍色的小火花來，乒！乒！爆竹們答着腔，正玩得起勁。除了馳名的火箭，人人都很成功了。他哭得一身濕透，再也飛不上天。他全身最好的是火藥，現在火藥全給淚打濕了，一點用處也沒有。他的可憐的親友們，素來除訕笑一二聲，



決不理睬的人，現在都像開着火星兒的金花一般，飛上天去了，好呀！好呀！全宮的人都這樣叫着；小公主也快活得笑個不住。

火箭暗自說着：『我想他們大概是把我留下來，等回兒大熱鬧時再請我出馬，一定是這樣的。』他因之更得意了。

第二天，工人來收拾東西，火箭說：『這一定是個代表，我要搭點架子才好；』所以他就把鼻子翹起來，繃着眉頭，彷彿在想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是他們看也不看一眼，直到走時，才有一個人看見他，叫着：『嚇囉！好一個壞火箭！』他順手就把他擲過了牆，落在溝裏。

他飛在空中時向自己說：『壞火箭？壞火箭？不可能的！怪火箭，



他一定是說怪火箭。壞和怪的聲音是差不多的，的確有時簡直一樣；說着就跌進污泥裏。

他說：「這兒不很舒服，但無疑的這是一種時髦的海濱別墅，他們送我來休養的。我的神經有些不好的，確須要休養。」

一個生着綠寶石眼穿着綠斑衣的蝦蟆游到他面前來。

癩蝦蟆說：「我看，這是一個新來的客人哩！唔，任什麼人也不會歡喜污泥的。下點雨，有個池塘給我，我就快樂了。你看下午會下雨嗎？我當然希望牠下，不過天這樣青，一點雲也沒有。真糟透了！」

「噯！噯！」火箭說着，又咳起嗽來。

癩蝦蟆叫了起來，說道：「你的聲音真不錯呀！確實像啞啞的



叫聲，囁囁的聲音當然是世間最好的音樂，晚間你可以聽我們的音樂演奏。我們坐在農夫屋邊那個老鴨池裏，月亮出來的時候，我們就開場了，那才真迷人哩，人人晚間都會睡在牀上聽我們唱的。昨天我才聽見農夫的老婆對他說，因為我們，她夜裏一刻兒也睡不着。一個人能這樣馳名，真是高興。」

火箭怒氣沖天地說：「噯！噯！」他一句話也插不進去，真氣極了。

癩蝦蟆繼續說：「的確是一種好聽的聲音，我希望你到鴨池那邊來。我要看我的女兒去了。我有六個很美麗的女兒，我深怕她們遇着梭魚。他完全是個惡鬼，一定會把她們當作早餐害了的。唔，



再會吧！我同你談得很痛快。」

火箭說：『真是談話嗎！一直都是你在說話，這算不得談話。』

癩蝦蟆回答：『有的人是應該聽的，我歡喜都是我說，這又經濟時間，又免發生爭論。』

火箭說：『但是我歡喜爭論呀。』

癩蝦蟆很慇懃的說：『我希望你別這樣罷，爭論是極下流的事，因為在上流社會裏，人人的見解多是一樣的。再說一次再會了；我到那邊看我的女兒去了；』說完癩蝦蟆就游着去了。

火箭說：『你真是個討厭的人，並且教養也太壞。我在自己想像這樣談着自己的時候，最恨像你那樣一直談着自己的人。這便



是我所說的自私；自私是一種最可憎的東西，尤其對於像我這種性情的人，更是討厭，因為我素來以同情馳名的。事實上，你可以拿我做個榜樣；像這樣的榜樣，找也不容易找的。現在你如果有機會，就該自己努力上進，因為我要回皇宮裏去了。我在宮裏是個寵兒；王子和公主昨天都托我的福行了婚禮。你只是個不見世面的鄉愚，當然不會知道這些事。」

一隻蜻蜓坐在棕色蘆葦尖上，說道：『同他談話是沒好處的，因為他已經早走了。』

火箭答道：『唔，這是他的不是，不是我的不好，我不能只因為他不留心，我就不對他說。我歡喜自己聽自己談話。這是我最高興



的一件事。我常常對我自己作很長久的談話，而且我還聰明得有時自己也一句不懂。」

『那末你該去教授哲學才是，』蜻蜓說着，就展開一對可愛的薄紗似的翅兒，飛到空中去。

火箭說：『他不留在這兒，真是多蠢呀！我敢說，他從來沒有得到這種教誨的機會。但我是不在意的。像我這樣的天才，終有一天被人了解的；』說着他又在汙泥中陷深了一些。

隔了一會兒，有一隻大白鴨游到他面前來。她生着一雙黃腿，兩隻有蹼的腳，她那種搖擺而行的姿態，還認為是極美麗的哩。

她這樣說：『咖！咖！你的樣兒多古怪呀！我問你是怎麼生出



來的？還是偶然生成這樣的呀？』

火箭說：『你明明是不見世面的鄉下人，否則你就一定知道我是什麼人。不過我可以恕你的愚昧，你聽我說，我能飛上天空，再撒着金雨下來，使你覺得驚訝的。』

鴨子說：『我到不看重這些東西，因為我根本不明白這於人有什麼用。喏，如果你能同牛一樣耕田，同馬一樣拉車，同犬一樣守羊，那還有點意思。』

火箭用一種極傲慢的聲音叫道：『我的好人，我看你是個下等人。像我這樣地位的人是不講什麼用處的。我們有許多特別藝能，足夠得很。我對於實業是沒有什麼興趣，至少對於你所說的那



些實業，我看不起。我歷來的意見就是這樣，苦工只是無事可做者之避難所。」

鴨子的性情和善，素來不同人爭吵，所以說道：「唔，唔，各人有各人的趣向，無論怎麼，我想你老是預備長住在這兒吧。」

火箭叫道：「噯，不是啊！我只是一個旅客，一個不平常的旅客罷了。事實上，已經覺得這地方討厭了，又不鬧熱，又不閑靜，實在只是鄉間罷了。我就要回皇宮裏去的，因為我的命生來是要在世間做點驚人事業的。」

鴨子說：「我從前也有一次想加入社交界生活，但有許多事物應該改革，我的確在一個集會上出席的，我們通過改革許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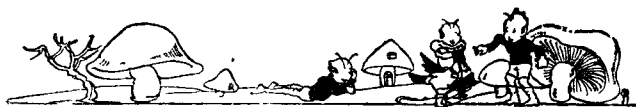


滿意的事但沒有什麼實在的效力。我現在是隱退了，想料理料理家務。」

火箭說：『我天生是過社交生活的，我的親友們，就是很低賤的，多是這樣。只要我們一出來，馬上引起人的注意。我自己還沒有出過馬，但如果我出來，必定受人擁載；至於說隱退，每每使人易老，並且使人心灰意懶，再也沒有什麼遠大的思想。』

鴨子說道：『啊！遠大的思想，多妙啊！這使我想起肚皮十分餓了；』說完又叫着『咖，咖，咖』，泅到下游去了。

火箭說：『回來！回來！我還有許多話要對你說哩。』但鴨子不理他，他自言自語道：『他走了，我也歡喜，他是個十足的中



等階級人物！』說着又在汗泥裏陷深了一些，這時候，突然有兩個穿白衣的孩子跑到溝邊來了，手裏拿着一把壺，還有些木柴。

火箭說：『這一定是代表來了，』又裝起神氣活現的樣兒來。有一個孩子叫道：『哈囉！看這根髒棍子！我真不懂是那兒來的呀；』他就把火箭從溝裏拾了起來。

火箭說：『髒棍子！不能的！他一定是說金棍子。說金棍子到很有禮。他一定把我錯看作宮裏的大官了！』

另一個孩子說：『讓我們把牠放在火裏吧！多一把火燒這壺也好。』

因此他們就把木柴架起來，把火箭放在頂上，點着了火。



火箭說：『這真不錯，他們在白天讓我走，人人才能看見我』
他們說：『我們現在去睡罷，醒來水就開了；』他們就睡在地上，合上了眼。

火箭很濕，所以燒了很久才燒着。最好，算把他引燃了。

『現在我要走了！』他說着就伸直了腰。『我知道我一定比星還飛得高，比月亮還高，比太陽還高的。確的，我要飛得很高，那末

嘶！嘶！他就一直衝上了天，

他說：『快活呀！我永遠都要這樣，我多麼得意呀！』
但一個人也沒有看見他。



嗣後，他覺得混身都奇痛起來。

他叫道：『現在我要爆發了，我要轟動全世界，要大響一陣，嚇得人人一年不敢說話！』他真爆發了。蓬蓬蓬！火藥爆發了。這是無疑的。

但一個人也沒有聽見，就連那兩個孩子，也熟睡了。

以後他剩下的只是一個棍子，落下來，正打在往溝邊散步的鵝背上。

鵝叫起來：『好天爺！不下雨，到下起棍子來了！』說着立刻鑽進水裏去。

『我知道，一定會一鳴驚人的，』火箭喘了一口氣，就熄滅了。



少年王

在行加冕禮的第一天晚上，少年王獨自坐在他那間華麗的臥室裏。他的臣僕向他低低鞠躬，都走開了，照歷來行加冕禮的慣例，一齊到皇宮的大廳，去聽禮儀教授演講去了；因為其中有許多還很不懂禮儀而充當一個臣僕，我無須多說，這樣自然是很不合格的。

那孩子——他的確是個孩子，目前才十六歲——看他們走開，也並不覺得有什麼難過，只長嘆了一口氣，欠伸一下，就倒在一



張繡花大椅上，躺在那兒，眼睛張着，嘴也開着，活像一個棕木林裏的半羊半人形之牧野神，又像一隻才被獵人打着的森林兒獸。

老皇帝的獨女的兒子，是同一個出身微賤的人偷養的——有人說，是個異鄉人，靠吹笛的怪魔法迷着公主，公主就愛上了；又有人說，是個利密里的藝術家，公主待他非常慇懃，或者竟可說是太慇懃了，突然在城裏失了蹤，——他生下來才滿七天，在他母親睡着的時候，由人偷偷抱走了，送給一個農夫的妻子，原來那家無兒無女，住在很遠的一個森林裏，離城有一天多路程，至於公主，據皇宮裏的醫生說，原因是氣急，又據別人猜，是用一種攙在香酒裏的意大利毒藥，才醒轉來一小時內，就死了，由一個忠僕把嬰兒載



在鞍轡上，僕人剛才從倦馬上下來，敲着那家牧羊的窮人的門，公主的屍身就放進在荒地掘好的墳裏，那墳在城外，據說裏面還葬着一個人，是個極漂亮的青年，兩手反綁在背後，胸部還有許多傷痕。

至少，以上所說的是許多人常常耳語着的話。那老皇帝在臨死的時候，或是良心發現，覺得過去實在是自己的罪惡，或是爲要皇室永傳一家，就把那孩子找回來，在廷上公佈爲他的正嗣。

似乎他才出世的一刻兒，就表現愛美的熱情，注定影響他的畢生。那些伴他到一所宮殿裏去的人，常說他才看見爲他預備的那些衣服珠寶，就怎樣歡喜得叫起來，似乎快樂得忘了形，立刻把



穿在身上的皮襖皮褂脫下來擲了。他的確失去在森林時那許多自由，時常要參與每天多次令人討厭的朝會，但這奇怪的皇宮——據他們叫作快樂宮——屬於他的皇宮，似乎對於他又是一個新世界，使他很歡喜；只要他能逃出會議廳或朝駕殿，立刻就跑下那兩邊立着銅獅子的雲母石梯，這屋走到那屋，穿廊入戶，好像是在美中尋止痛的針，尋治病的藥那種人一樣。

照他說，在他這種探尋的程途上——的確，對於他是異地的旅行，陪伴他的是一些瘦小的美髮宮僕，穿着飄動的外衣，繫束着好看的緞帶；但多半是他獨自一個，他由一種直覺，或竟是一種預卜，覺得藝術的祕密，最好祕密的去追求，美是像智慧一樣的，愛那



孤獨的崇拜者。

這時期，他就有許多奇怪的事。據說，有一個來演講全城人民之福利的邑長，看他很虔敬的跪在一幅由威涅市才買來的大畫之前，神情好像禮拜什麼的天神。又一次，他失蹤了幾小時，經過好久的搜尋，才發現他在宮內北方一個小塔內一間小屋裏，好像失了神似的，呆看着一尊由希臘寶石鑲成的阿多尼斯像（Adonis 是愛神 Venus 所愛的人）。據傳聞，當時他把他的嘴唇緊壓在這古像眉上，這像是因建橋在河邊土堤上發現的，上面還刻着哈垂因的奴隸的名字。他曾經花一晚功夫，看那月光下恩地米翁的銀像。



各種稀世值價的東西對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爲要取得這些東西，派出不少的商人，有的到北海邊去，同漁夫做琥珀交易，有的到埃及去找青寶石，這種寶石只有皇墓中才有，價值無比，有的到波斯去買絲地氈和花陶器，有的到印度去買薄紗，買紅象牙，買透明石，買玉珠，檀香木，藍珞瑯，和上等羊毛圍巾。

但最關心的要算加冕那天穿的袍子，金絲織的袍子，紅寶石鑲的王冠，真珠作連環的王節。的確，今晚他想的便是這些，他睡在華麗的躺椅上，眼望着火爐上漸漸燒去的松木。衣服的圖樣是由最有名的藝術家製的，幾月前已經呈給他看過，當時就下令叫工人日夜加工趕作，還指派到全世界找尋配得上牠的珠寶。他在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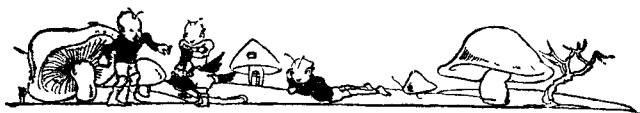
想中，見自己穿着華麗的王服，站在禮拜堂的高祭壇上，孩子氣的嘴角邊流露着微笑，黑林似的眼裏也發生一種光輝。

隔了一會，他站起來，靠在火爐的雕花披屋上，四面看着光線陰暗的屋中。壁上全掛着華麗的掛帷，代表美之勝利。一隻角上，放着一嵌瑪瑙和藍寶石的印字機，對窗口有一個箱子，裝着金粉塗的鏡板，上面放着一些維尼丁琉璃的杯子，和黑紋碧玉的杯子。牀氈上繡着淡罌粟花，好像隨手拋在上邊似的，絲絨華蓋上鑲着象牙雕成的蘆草，上面插着一把駝鳥羽，一直觸到磨光的銀天花板。一個青銅笑菩薩頭上頂着一面光滑的鏡子。桌上放着一只紫水晶的碗。



窗外，他可以看見教堂的高頂，在陰暗的屋頭上，像水泡似的一層層堆着，疲乏的哨兵在河邊隱霧的平埔上來回踱着。遠處，在花園裏，有夜鶯的叫聲。一陣陣茉莉花香從窗口吹進來。他把棕色的捲髮梳往頭後，順手拿起一枝笛，手指便在孔上起伏着。他沉重的眼皮垂下了，滿身覺得非常疲倦，在以前，他從來沒有這樣親切或這樣愉快地感到美物的魔力與神祕。

鐘上敲過午夜，他的宮僕們進來，很有禮貌的爲他脫了外衣，灑些玫瑰香水在他手上，枕邊也爲他放了一些花幾分鐘後，他們離了房，他就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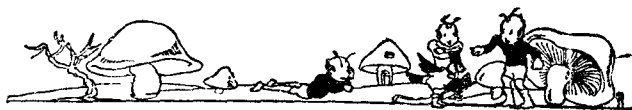


睡着後他就做了一夢

他覺得自己站在一間矮小的房間裏，房中有許多織機呼嚕辟拍的響着。憔悴的日光從鐵窗口射進來，照出幾個彎着腰做事的織工的瘦容。面容蒼白，病態畢現的孩子們彎着腰坐在車機上。梭子穿過絲線，他們便把沉重的狹板拉起來，梭子停下來，又把狹板放下去，將絲編裝在一起。這些人臉上都露出饑餓的神情，手也戰慄無力的。還有許多憔悴的婦人坐在桌邊縫衣裳。屋裏有一種怪氣味。空氣極醜，牆上滿是汗穢潮濕的斑痕。

少年王走到一個織工面前，站在他身邊看他。

織工怒目看他一眼，說道：『你看着我幹嗎？你又是主人派來



看我們的密探嗎？」

少年王問道：「你們的主人是誰？」

織工很悲傷地說：「我們的主人！他也是同我們一樣的人的。確，不同的只有這點兒——他穿好衣，我們穿破布，我們餓死，他們家裏酒肉太多，正嫌臭着哩！」

少年王說：「這地方是自由的，你們又不是別人的奴隸。」

織工答道：「戰爭時，強者就要弱者作奴隸，在和平時代，有錢人就要窮人作奴隸，我們非作工過活不可，他們給那點兒低賤的工資，我們直接只有死路一條。我們成天爲他勞苦，他們都在櫃子裏堆金子，我們的孩子都只有夭逝，我們所愛的面容，也都變成了



可怕的惡像。我們榨葡萄，別人喝酒。我們種穀，而家裏一粒穀都沒有。雖然眼看不見，我們實在戴着枷鎖；雖然人叫我們自由，我們實在是奴隸。」

王子問道：「個個都如此嗎？」

織工答道：「當然個個都如此，無論年輕的、年老的、女的、男的，無論未成年的孩子或飽受生活打擊的成人，都是如此的。商人把我們壓倒，我們就得聽他的指揮。牧師只會數着念珠走過，誰也不理我們。在我們沒有太陽的街上，睜着餓眼爬進來的是「貧窮」，濕臉的「罪惡」便緊隨在她後面。早晨驚醒我們的是「苦難」，夜裏陪伴我們的是「羞辱」。但這些東西於你有甚麼關係呢？你



不是同我們一樣的人。你的神氣太快活了。」他怒冲冲地把臉轉了過去，又在機上拋着梭子，少年王這才看見上面全繞着金線。

他恐怖極了，連忙對織工說，『你們織這件衣裳是誰的？』

他答道：『是少年王加冕時穿的，於你有什麼關係呢？』

這時，少年王大叫了一聲醒來，啊！他仍在他的臥室裏，從窗口，他看見蜜色的月亮掛在迷霧的空中。

他立刻又睡着，又做了一夢：

他覺得自己坐在一艘大木船的甲板上，由數百個奴隸搖槳駛行。船主坐在他身邊一張地氈上。他全身烏木似的黑，頭布是鮮紅色的絲巾。大銀耳環掛在耳珠上，手裏拿着一架像牙秤。



奴隸們全裸着身體，只圍一塊腰布，一對對的用鎖鏈套住。也不顧烈日曬在身上，只在梯口奔忙，不時還要挨幾皮鞭，他們伸出瘦手，在水中推着重大的槳，水花便在槳邊流去。

後來，他們到了一個港口，就預備進海峽停船。岸上吹來一陣微風，船面便鋪滿了紅土灰。三個騎着野鹿的亞刺伯人用長槍投來，船主就拿出一枝花箭，射中一個的咽喉。他落在浪裏，其餘的看着便逃走了。一個戴着黃面紗的婦人，騎在駝駱背上慢慢走過去，不時回過頭來看那屍體。

他們下了錨，停了船，黑奴們就到艙裏去，拿出一架繩梯來，下面掛着極重的鉛錘，船主把繩梯放下，兩頭擊在兩根鐵柱上。黑奴



們就把最年輕的一個抓住，開了他的鎖，用蠟油封好他的耳鼻，更在他腰部繫一塊大石頭。他慢慢爬下繩梯，就沉到海底去了。沉下去的地方，浮上幾個氣泡，其餘有幾個奴隸很稀奇的看着。船頭上，又有一個引迷沙魚的人，很單調的打着鼓。

隔了一會兒，下水的人上來，緊緊攀住繩梯，右手拿着一顆珍珠，黑奴們一把搶了過來，又把他推下水去。黑奴們就靠在槳上打起磕睡來了。

他上下幾次，每次上來，必定拿着一顆極好的珍珠。船主把牠們稱過一次，才放進一個綠皮小袋裏去。

少年王想說話，但舌頭緊貼住天顎，嘴唇也不能動。黑奴們嘖



哩咕嚕的鬧着，爲一串珠子爭吵起來。兩隻鷺鷥繞着船飛來飛去。下水的人又上來，這回拿來的珍珠比奧馬茲（在波斯灣，以產珍珠馳名——譯者）一切珠子都好，形似滿月，比晨星還白亮許多，但他的臉蒼白極了，立刻便倒在甲板上，五官都流出鮮血。戰慄了一陣，便再也不動了。黑奴們多聳了聳肩頭，把屍身拋下海去。船主笑了一陣，走過來，才看見那顆珍珠，便拿來放在額上，鞠了一躬。說道，『這顆珠子可用在少年王的王節上，』說完就吩咐黑奴們起錨。

少年王聽見這話，大叫一聲，醒過來，見窗外已是晨光熹微，星光漸漸黯淡了。



他又睡着了，又做了一夢：

他似乎在一个昏黑的森林裏慢游，林中滿是怪果，和美麗的毒花。他走過腹蛇身邊，腹蛇嘶嘶的叫着，樹枝間，鸚鵡叫着一面飛跳。巨龜在熱土上貪睡。樹上盡是猴子和孔雀。

他走了又走，走出森林，就看見一羣人在乾河的土堤上勞作。他們好像螞蟻一般地擁上峻巖，在地上掘了深坑，便爬進去。有的用巨斧劈石；有的在沙中摸索。他們連根拔起仙人掌來，在紅花上踐踏。他們忙做一團，推推嚷嚷，無一個偷懶的。

「死」和「貪」在一個洞中暗處看着他們，「死」便說道：「我倦了；再把他們給我一個，給我第三個，就讓我走吧。」



少年王



二二七

少年王做着第二次梦



但是「貪」却搖搖頭。她回答說：『他們都是我的僕役哩。』

「死」又對她說：『你手裏拿着什麼？』

她答說：『我有三顆穀子，於你有什麼關係呢？』

「死」叫了起來：『給我一顆，我拿去種在我的園裏；只要一顆，我就去了。』

「貪」說：『我決不給你什麼的，』便把手藏在衣襟下。

「死」便笑了一陣，拿了一隻杯子，放到一池水裏，便把「瘡疾」取了出來。她在人羣中走了一轉，就弄死第三個人。一陣冷霧跟着她，水蛇也在她身邊同行。

「貪」見又死了第三個人，便捶着胸膛哭泣起來。她敲着磬



瘠的胸部，一面大叫着，『你又把我第三個僕役殺死了，你回去吧。韃靼的山裏正有戰事，兩邊的國王都請你快去。阿富汗人把黑牛殺了，出兵開戰，他們用矛子刺盾牌，身上穿着鐵甲。我這山間有什麼關係，你不是不該在這兒活動嗎？去罷，以後別再來了。』

「死」答說，『不行，還是要你給我一顆穀子，我立刻就走。』
但「貪」把手更捏緊了一些，一面咬牙切齒，喃喃的說，『我決不給你什麼的。』

「死」便笑了一陣，拿起杯子，又拿一塊石頭，拋到森林裏去，『寒熱』便成爲火焰，從一叢毒草那兒出來了。她行經羣衆之間，碰着一個便死一個。踏過的草地也多立刻枯黃了。



「貪」戰慄起來，拿些灰放在自己頭上，叫着：『你真殘酷，你真殘酷啊！印度許多城裏在鬧饑荒，撒馬利亞的井多乾了（耶穌曾在此井邊向人要水喝——譯者）埃及也有許多城市鬧着饑荒，蝗蟲從荒地飛來，尼羅河也潰決了，教士們只咀咒生殖神和判官。你須到那地方去，把我的僕役們留下給我罷。』

「死」答道，『不行，還是要你給我一顆穀子，我立刻就走。』

「貪」却說，『我決不給你什麼的。』

「死」又笑一陣，吹了一陣手指，一個女人就從空中飛來。這女人前額寫着瘟疫二字，有一羣瘦鷹圍在她四週，她用翅膀覆了山間，那兒的人就死得一個也不剩。



「貪」一路叫着，往森林中跑去，「死」便跨上紅馬，飛馳而去，急馳得比風還快。

山下泥濘中爬出一些生着爪牙的龍和一些可怕的东西，豹才在沙地上徘徊着，鼻孔高翹在空中亂嗅。

少年王便哭了，一面說道：『這是些什麼人？他們在這兒找甚麼？』

一個人站在他身後說：『找王冠上的玉，』

少年王便動身走，就見一個穿着預言家衣裳的人，手裏還拿一面銀鏡。

他的臉也蒼白了，只說：『爲那一個國王呀？』



預言家答道：『在這面鏡子裏，你自己去看他吧。』

他望着鏡子，見自己的臉這時就大叫一聲醒了，才見太陽滿屋，雀兒在花園中樹上叫着。

御前侍臣和朝上大官都進來，參拜了他，宮僕把他的金絲朝服取來，皇冠和王節也放在他面前。

少年王看看這些東西，的確很好看。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美的東西。但是他記起他的夢，便對臣僕們說：『把這些東西拿開吧，我不穿了。』

臣僕們都很驚訝，有的因想他開玩笑，竟大笑起來。



但他說話很莊重，又說：『把這些東西拿去藏起來，別給衆看見罷。雖然今天是我的加冕日，我仍不要穿牠。因爲這件衣服是在「悲愁」的機上，由一痛苦」的手織出來的。這玉中有「鮮血」珠裏有「死」。』說完他又把三個夢講給他們聽。

臣僕們聽他說過，相視低語，都說：『他一定痴了；夢不只是夢，幻不只是幻罷了？決非人應當關心的實事。爲我們勞苦那些人的命，與我們有何關係哩？一個人，看過耕種，就能不喫飯，見過釀酒人，就能不喝酒嗎？』

御前侍臣就對少年王說，『陛下！我請你拋開這些惡念，穿上這件朝服，戴上這頂皇冠吧。否則如果你不穿戴皇帝的衣帽，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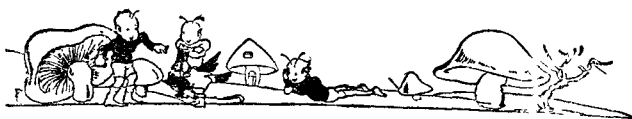
怎知道你是皇上呢？」

少年王看看他，問道：『真的嗎？我不穿皇上的衣服，他們就不知道我是皇上嗎？』

御前侍臣叫道：『是呀，是不會知道呀，』

他答說：『我以為有人生來是皇帝像的，你說的或者不錯。我還是不穿這件朝服，戴這頂皇冠，但我既未到皇宮裏，那兒我還是要去的。』

他就叫他們出去，只留下一個僕人伴着他，這僕人比他小一歲。他只把他留在身邊伺候他，在清水中沐浴後，就打開一個花櫥，把他在山上看羊羣時穿的皮襖皮掛取出來，穿好之後，手裏又把



趕羊的棍子拿了。

小僕人睜大了一雙藍眼，很驚異的，微笑着對他說：『陛下！我只見你穿衣執節，你的皇冠呢？』

少年王就攀折露台上野荊棘，摘了一枝，彎成一個圓圈，戴在自己頭上。

他說：『這就是我的皇冠。』

他穿着這身衣服從臥室裏出來，走到大殿上去，那兒早有許多貴族等候他了。

貴族們就開起玩笑來，有的竟向他叫道：『陛下！人民等着皇帝去，你却要他們見一個乞丐，』別的也多惱怒了，大家說：『他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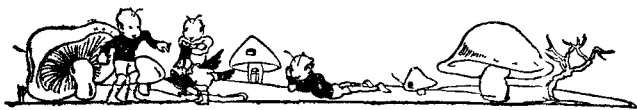


直羞辱吾國，愧爲我主。」但他一字也不回答，只往前去，走下了雲斑石的梯，過了紫銅門，就騎上馬，向教堂馳去，小僕人在他身邊跟着跑。

人衆多笑了，並說：『騎馬去的一定是皇上的滑稽家，』他們竟向他開起玩笑來。

他勒住馬，便說：『不，我就是皇上哩。』他又把三個夢講給他們聽。

這時人羣中就走出來一個人，很焦愁的走過來對他說：『陛下！窮人全靠富人活着呢，我們皆出於君之賜，食君之祿，固然替暴主效勞是很苦的，但無主可侍，其苦尤甚。我主不能向購物者謂一



勿買虛價之物，」向售物者謂「勿售虛價欺人，」請速返皇宮，衣紫服而來！」

少年王說：「富人同窮人不是弟兄嗎？」

那人答道：「哎！富的弟兄，只是該應二字。（該應因妒殺其弟

亞伯——譯者）」

少年王滿眼含着淚，在人羣嘶嚷中馳過，那小僕人竟害怕得逃了。

他才到教堂的大門，兵士們便把斧戟伸出來當住去路，並說：『來做甚麼的？除皇上而外，任何人不許進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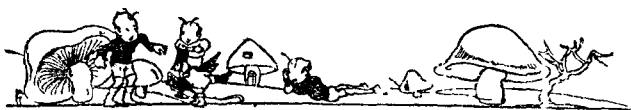


他就露出怒容，對他們說：『我就是皇上，』他推開斧戟，便大步走了進去。

教主見他穿着牧羊人的衣服，就很驚異地從寶坐上站起來，走到他面前，對他說道：『孩子，這是皇上的衣服嗎？我用什麼王冠給你戴，用什麼王節給你握呢？當然，今天是你應當快活的一天，但也不是亂鬧的一天。』

少年王說道：『快樂能穿「憂愁」穿過的衣服嗎？』又對他講了那三個夢。

主教聽了，立刻繃起眉頭，對他說，『孩子，我是個老人，在我這暮年時期，我知道世間的惡事多得很。凶惡的盜匪出山來，把小孩



子搶去買給摩爾人。獅子躺着等過路客，撲駱駝，野熊把山間的稻一起連根拔了，狐狸又來咬山間的果樹。海盜橫行海上，燒焚漁船，掠奪漁網，鹽地裏，還有那麻瘋人；住在破茅草房裏，誰也不敢挨近他們乞丐在城裏徘徊，和狗類一起嗅東西。你能使這些事沒有嗎？你能和麻瘋人同牀，和乞丐共坐嗎？獅子能聽你的命令嗎？野熊能服從你嗎？這不是創造悲苦的「他」比你聰明得多嗎？我稱贊的，不是你做這種事，我勸你回宮去，打開笑顏，穿上皇上穿的衣服，我就好替你加上金的皇冠，賜你真珠鑲的朝節。至於你的夢，別再想了。這世界的重負，一人是担当不了的，這世界的煩惱，一人是承受不了的。』



少年王說道：『你在這房裏說這種話嗎？』說着，走過教主身邊，爬上祭壇的塔梯，站在基督像前。

他站在基督像前，左右手都拿着滿金銀的祭盒，裝着黃酒的聖餐杯，裝着聖油的罇。跪在基督像前，神壇上的蠟燭照得十分光亮，一縷青煙，直升上圓圓的屋頂。叩頭祈禱，穿着華服的教士們都走下祭壇來。

突然街上傳來一陣喧嘩，許多貴族，頭上插着羽毛，身邊拖着刺刀，更拿着鋼製的盾牌，一齊走了進來，叫着：『做夢的傢伙在那兒？穿得像乞兒的皇帝在那兒？羞辱我們國家的人在那兒？我們當然要殺了他才行，他沒有資格統治我們。』



少年王又叩頭禱告，禱告完畢，才站起來，很憂愁地四看着他們。

啊！花窗口射進了一線陽光，照在他身上，就成了一件金絲朝服，比定製的那件華服還好得多。枯木枝開了花，朵朵水仙比真珠還白。乾枯的荊棘也開了花，朵朵玫瑰，比紅玉還紅。比真珠還白的是那些水仙花朵，花桿也是光亮的銀子。比紅玉還紅的是那些玫瑰，花葉也是金葉片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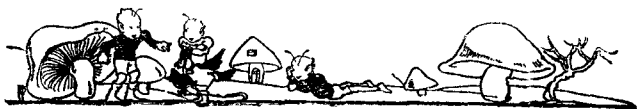
他穿着皇服站在那兒，神壇的門開了，從供台上嵌的水晶邊，射來一種神祕的怪光。他穿着皇服站在那兒，上帝的榮光照滿各處，聖像在雕刻的壁龕裏好像也在動了。他穿着皇服站在他們面



前，風琴裏傳出了音樂聲，號手吹起號來，歌手也唱歌了。

人民全體敬畏的跪下，貴族們連忙插好刺刀，行了臣服之禮；主教的臉也蒼白了，手也戰慄着。『比我所加的冕更偉大啊，』他說着就在他面前跪了下來。

少年王這才從高高的祭壇上下來，從人羣中走回家去。這時無人敢看他一看，因為他的臉完全是一個天使的容貌。



星孩兒

從前有兩個樵夫正從一個大松林過路回家。在冬季很冷的一天晚上，地上樹上都堆着很厚的雪。路邊的樹枝，兩面都給霜打了。遇到瀑布，才看見她懸在空中動也不動，原來她同冰王親了嘴。天氣是那樣的冷，連禽獸都不知如何才好。

狼夾着尾巴，在樹林中跛行着，怒說：『這真是鬼天氣。政府怎麼不管呀？』

綠色梅花雀唧唧的叫着，『喔！喔！老地死了，他們已經用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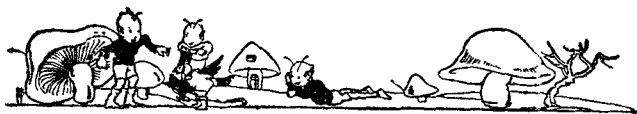
壽衣把她裹好了。』

斑鳩互相低語着：『大地要結婚了，這是她穿的婚服，』他的小腳兒早已凍壞了，但覺得對一切作浪漫觀，才是自己的本分。

狼大聲叫了起來，『胡說！我告訴你們，這全是政府的錯處，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就喫掉你們。』狼很有實用的頭腦，辯論是總不會輸掉的。

天生來就是哲學家的啄木鳥說，『唔，在我這方面，我是不用原子說去解釋什麼。用情是怎麼，就是怎麼，現在真冷得可怕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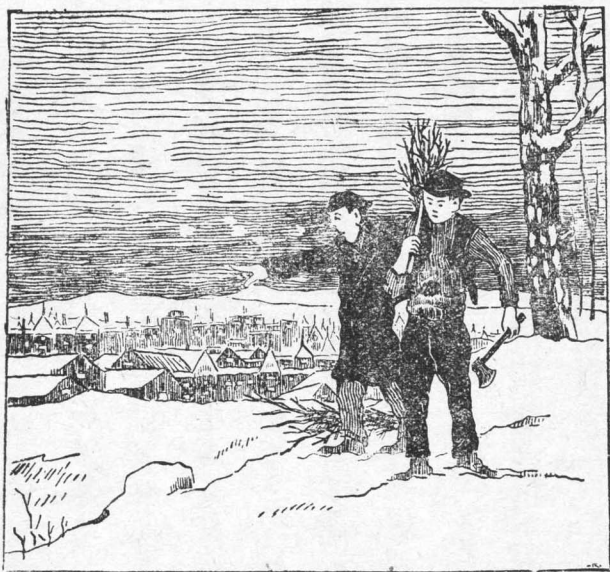
天氣確實冷得可怕。住在高樅樹裏的小栗鼠互相摩鼻子取暖，兔子們捲縮在洞裏，頭都不敢伸出來。最高興的，似乎是生角的



大貓頭鷹，毛都凍硬了，但他們不管，只轉着那雙大黃眼睛，在森林中叫着，『叱呢！叱呢！叱呢！叱呢！大氣多好呀！』

兩個樵夫一面走，一面儘呵着自己的手指，鐵釘鞋在雪塊上一步步的踹。有一次，石頭太滑，兩人跌進一個坑裏去，爬起來就像滿身沾了麵粉；又有一次，在厚層冰的濕地上滑了一交，把柴也打散了，只得一根根的拾起來，重新編好；又一次，他們迷了路，簡直害怕得了不得，因為他們知道雪對於睡在她臂中的人是極殘酷的。但他們想着保護旅人的聖馬丁，又重行打起勇氣動步走去，終於走出了森林，看見山下他們住的村子裏已經有燈火了。

這時候，兩人如同死裏逃生一般的快活，竟自大笑起來，大地



了火燈有經已下山見看林森了出走

對於他們，好像只是銀的花，月兒也像金的花了。

可是，笑完之後，他們又想起來了，原來想到自己的貧窮，有一個就對另一個說，『我們明明知道生命是爲富人而不是爲我們這種人的，



爲什麼還要作樂呢？真是在森林裏凍死或者被野獸撲過來咬死還好些哩。」

他的同伴就說，『真的，有的人得的太多，有的人得的太少，不公平把世界分成了兩個，除了憂愁，世間沒有平分的東西。』

正在他倆訴着窮的時候，以下這件怪事就發生了。原來從天上落下了一顆極美的明星。那星從天邊落下，經過許多星兒，他們正驚訝的看着，似乎就落在一叢柳樹背後，離小羊欄不出一箭遠的那兒。

『嚇！誰找到一定是一個金壺，』他們這樣叫着，就拔步飛跑過去，想得金子的心都極盛。



有一個跑得快些，趕過了另外那個，穿過柳樹林，到了樹林那邊，白雪上的確有一樣金的东西。因之他就急忙跑過去，站下來用手一摸，原來是一件金緞衣服，滿繡着星兒，包成了一團。他立刻就把同伴叫過來，說是他找着了天上落下來的寶貝，同伴走過來，兩人就坐下來，打開包裹，預備打開衣包，均分金塊。但是，啊！根本就沒有什麼金子，銀子，什麼財寶多沒有，只有個熟睡的嬰兒。

其中一個就說：『這真是希望的破滅，什麼好運都沒有，一個孩子於人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就離開這兒走吧，我們是貧人，自己還有小孩子，連自己喫的都不夠。』

但他的同伴却對他說，『不對的，把小孩子丟在這兒凍死，總



不是好事，雖然我同你一樣窮，米只有一點兒，還得食用幾個月功夫，但我還是把他領回去，叫我的老婆養他。」

因此他就很和善地把孩子抱起來，用衣服包好，不讓冷風吹着他，一面就走下山來，回村裏去，至於他的同伴，看着他這種蠢態，這種軟心腸，覺得非常古怪。

他們才到村裏，他的同伴就對他說，『你既然要這小孩，就把衣服給我，因為我是有份在內的。』

但他却對他說：『不行，這衣服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是這孩子自己的啊，』說着他就祝了他一路平安，回到自家門口敲門。他的妻子開了門，見她的丈夫平平安安回來，就雙手抱住他。



的頸子，連吻了幾次，這才幫他放下背上的柴，又替他刷靴子上的雪，叫他進來。

他却對她說，『我在森林裏找着一樣東西，帶回來要你照管哩，』他仍站在門口不動。

她叫道：『是甚麼呀？給我看吧，這屋子空無所有，我們正須許多東西哩』就把衣服拉開，給她看那熟睡的孩子。

她就喃喃地說，『糟極，好人啦！我們自己的孩子還不夠，你還要弄一個來坐在火爐邊嗎？誰又知道他不會帶贅我們，使我們倒運呢？我們怎樣養他呀？』她就此同他鬥氣起來。

他回答道：『不啊，這是一個星孩兒哩，』說着，便把拾得他那



時的怪事講給她聽。

但她仍嘲笑他，怒氣沖天的對他說，叫着：『我們的孩子還沒有麵包，難道還要給別的孩子喫嗎？誰肯照顧我們？誰肯給我們東西喫呀？』

他說：『不啊！上帝就連麻雀都是照顧的，給他東西喫的。』

她反問道：『麻雀沒有在冬天餓死的嗎？現在不是冬天嗎？』

男的無話可答，只站在門口不動。

森林裏來了一陣冷風，刮到門口，使她戰慄起來，她才對他說：『你難道不關門嗎？屋裏吹進了這樣冷的風，我冷呀。』

他反問道：『心硬人的屋子，不是總有冷風吹來的嗎？』女的



就不說什麼，各自爬到火爐邊去了。

隔了一會兒，她轉過來看看他，眼裏滿噙着淚。他便立刻走過來，把孩子放在她手裏，她便吻了他，把他放在最小那個孩子睡的搖籃裏。第二天，樵夫拿出那件怪金衣來，放在箱子裏，那孩子頸上掛着一串琥珀珠，也由他妻子取下來放在箱裏。

從此星孩兒就同樵夫的孩子們一同長大，同食同游。一年年過去，一年比一年出落得更俏，所以住在那村的人都覺得驚訝，因為其餘的人又粗又黑，只有他又嫩又白，活像象牙雕成一樣。那捲髮兒，也像水仙花圈兒似的。嘴唇像紅花瓣，眼睛像清溪邊的紫羅蘭，身體像未經刈除的草原的水仙。



可是美却害了他。他因此非常驕傲，暴虐，自私。樵夫的孩子，村裏別人的孩子，他多輕視，他罵人家是賤種，他自己出身高貴，是從星兒裏迸出來的，他就自命主人，叫人家做他的僕役。他對於窮人瞎子跛子殘廢人，非但毫無憐恤的心腸，還用石頭打人家，趕人家到大路上去，叫人到別處去要飯，所以除了幾個無法無天的人之外，別人決不再到這村裏來乞食。的確，他自己給自己的美迷住了，他嘲笑那些軟弱的，難看的，還要笑罵別人；他愛他自己，每到夏天，風靜的時候，他便躺在教士果園裏的井旁邊，向井中看着自己的俏臉兒，顧影自憐，有時竟快活得大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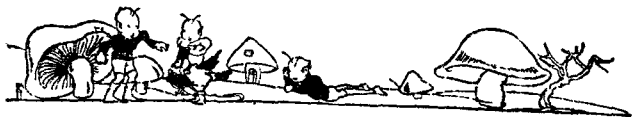
樵夫兩口子常責罵他，說：『我們待你，不像你待那些可憐無



救的人一樣。你爲什麼對可憐人那樣凶狠啊？」

老教士也常叫他去，想教他愛人愛物之理，總對他說：『蒼蠅也是你的弟兄，別害牠。野雀兒在林裏叫，也有他們的自由。你不可爲自己取樂就去捉他們，蚯蚓田鼠也都是上帝造的，各有他們的地位。你到底是甚麼人，要在上帝的世間作惡呢？就是牧場裏田中的牲口也讚美上帝呀。』

但星孩兒不理他們的話，只蹙額，嘲笑一陣，又領他的同伴去耍子了。他的同伴都跟從他，因爲他又漂亮的，又走的快，會跳舞，會吹笛，又會玩音樂。只要星孩兒領他們到那兒，他們便到那兒，星孩兒要他們做什麼，他們便做什麼。他用棒刺田鼠的眼，他們便笑，他



用石頭打麻瘋人，他們也笑。無論什麼事都由他爲首，他們的心腸也變硬了，甚至同他一樣了。

一天，有一個可憐的叫化女子從村裏過路。她的衣服襤褸不堪，一雙腳也因走了崎嶇道路，竟流血了，樣子十分難看。因爲疲倦，便在一顆栗樹下坐着歇氣。

星孩兒才看見她，就對他的同伴說，『看呀！那顆好看的綠葉樹下坐着一個醜醜的叫化婆。走我們去趕她，她太難看太討厭了。』

因之就走到她的面前，用石頭打她，嘲弄她，她只用恐懼的眼光看着他，視線一點也不動。這時樵夫正在小樹林劈木頭，見星孩



兒幹的事，就跑過來罵他，對他說：『你真是心硬如石，毫不知道憐憫之情，這婦人於你有何過錯，要你這樣欺負她？』

星孩兒氣得滿臉通紅，用腳蹬着地說，『你是什麼人，要你來管我！我不是你的兒子，該聽你的話。』

樵夫說：『你說的不錯，只是我在森林裏收留你的時候，是因爲可憐你呀。』

那婦人聽見這話，就叫一聲，昏了過去。樵夫連忙把她扶到家裏，由他的妻子照管了多久，才醒過來，樵夫便在她面前擺些酒肉，勸她安心食用。

但她一點也不喫，一點也不喝，只對樵夫說，『你不是說，這孩



子是在森林裏拾來的嗎？從今天算起，是十年前的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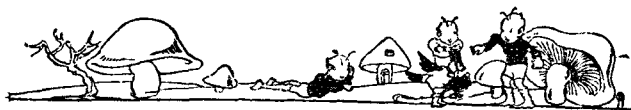
樵夫答道：『不錯，正是在森林裏拾來的，是在十年之前。』

她便叫着：『你拾他那時，身上有什麼東西沒有？他頸上是不是戴着一串琥珀珠兒？包着他的是不是一件繡着星兒的金緞衣服？』

樵夫答道：『全有的，你說的一點兒不差。』說過他就從箱裏把琥珀串和衣服取出來給她看。

她才看見，就歡喜得哭了起來，說道：『他是我在樹林裏失了的小兒子呀。我求你就去把他喚來，我爲找他，已經走遍世界了。』

所以樵夫兩口兒便出去叫星孩兒，對他說：『進屋來吧，快來』



看你的母親，她在等你哩。」

他滿心又驚又喜的跑進來。但才看見坐在那兒等他的她，便輕蔑的大笑起來，只說，『怎麼，我的媽在那兒？我只看見這叫化婆呀。』

那女的就回答他說，『我就是你的媽。』

星孩兒怒道：『你說這話大概是瘋了，我決不是你的兒子，你只是個叫化婆，又醜，又髒。所以說，快些走吧，別讓我再看你這樣髒臉。』

『不能啊，你的確是我的兒子，我在森林裏失了的呀，』她這樣叫着，便跪了下來，雙手伸向他，求他過來。『強盜把你偷了去，要



把你弄死，我一看你，我就認得，這些記念的東西，我也認得的，確是這琥珀串和金緞衣。所以我求你過來吧，我爲找尋你，已經走遍世界了。跟我走吧，我的兒，我須要你的愛啊。』

但星孩兒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關緊了他的心門，這時候，除了那女人爲痛苦而哭的悲啼，就一點聲息也沒有了。

最後他又對她說，說時聲音極冷硬無情。他說，『假如你真是我媽，最好還是去吧，別來羞死我了，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不是叫化婆的兒子。所以就走吧，別讓我再看見你罷。』

她叫着，『唉！我的兒呀！就是我走之先，你也不吻我嗎？我爲找你，真受了不少的罪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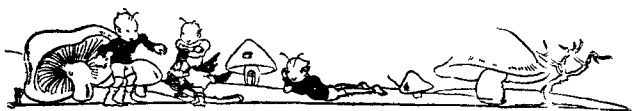
星孩兒却說，『不行的，你太髒了，與其吻你，不如去吻毒蛇和蝦蟆。』

女人只得站起來，很淒涼的哭着走了，星孩兒看見她走，就高興起來，又跑到同伴那兒，想同他們玩去。

但他們才看見他走來，便一起嘲弄他，說，『哎，你真同癩蝦蟆一樣髒，像毒蛇一樣討厭。走開吧，我們不要你一起玩了，』說着他們就把他趕出花園。

星孩兒蹙了額，暗自說道，『他們對我到底說些甚麼呀？讓我到井邊去照照，看看我的俊臉兒怎樣縹緲了。』

他就走到井邊一照，哎！這怎麼着的？他的臉竟像蝦蟆的臉，



身上也同毒蛇一樣長着鱗了。他立時倒在地上，哭泣起來，並且對自己說，『這一定是我犯了罪才如此的。因為我不認親娘，還把她趕出去，在她面前傲慢無禮。我一定要走遍天涯去找她，找不到她我決不停止。』

樵夫的小姑娘走到他身邊來，手扶在他肩上，對他說，『你不好看有什麼關係哩？同我們住在一起好了，我不會嘲弄你的。』

他却對她說道：『不能的，我對我的母親太凶暴了，這是由犯罪得來的懲罰。我非去不可，我要走遍世界，找到她，恕了我同罪才好。』

因之他就跑到森林裏叫喊，請他母親過來，但沒有回答。他整



整喊了一天，到晚上，便睡在樹葉鋪成的牀上，禽獸都飛開去，因為他們都記得他的暴虐，除了看守他的蝦蟆，和慢慢爬過的毒蛇，那兒就只他自己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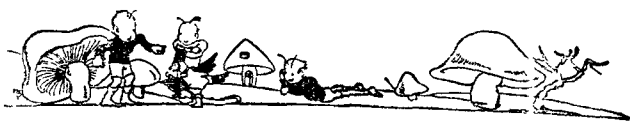
早晨起來，胡亂摘了些苦果兒喫，就從林中走去，一路上傷心的痛哭着。無論遇見誰，都問着可曾碰見他的母親。

他對田鼠說，『你能到地下去。告訴我，我的媽在那兒嗎？』

田鼠却對他說，『你搗瞎了我的眼，我怎知道呢？』

他對梅花雀說，『你能在高頂飛行，能看全世界。告訴我，你能看見我的媽嗎？』

梅花雀對他說道，『你把我的翅兒也剪了作樂。我怎能再飛



呢？」

又對獨住在棕樹上的小栗鼠說，『我的媽在那兒呀？』

栗鼠對他說，『你殺了我的媽？難道你還要殺你自己的母親

嗎？』

星孩兒只得哭着低下了頭，求上帝一切造物恕他，仍在森林裏走，找尋那女叫化。第三天，他才出了森林，到得那邊一個平原上。

他每經過一村，孩子們就嘲弄他，用石頭打他，莊稼人連牛欄裏都不給他睡，說他會把穀物弄髒，他模樣兒又醜，雇工們都趕他走，誰也不可憐他一些兒，雖然有了三個年頭之久，他在世界各方漂泊，曾眼看自己的親娘在路前行走，常常喊她，追她，到尖石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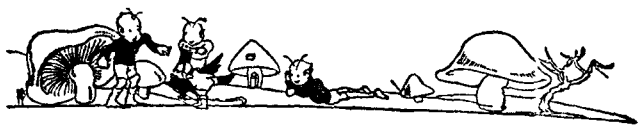


他的脚刺出了血，才覺察着是夢幻，無論什麼地方都打聽不到他媽的行蹤了。路上的人，誰也不說曾經看見他的母親，或看見像他母親的人，反而作弄他，使他更增愁感。

他在世間飄零了三年，因他當時的驕傲，爲他自己造就那個沒愛沒情的世間，飄零了三年。

一天傍晚，他到一處靠河的城門口，那城牆很堅固，他雖然已經非常疲倦，雙脚也疼痛難忍，他還是要進城去。但守門的衛兵把刺刀橫下來攔住他，惡狠狠的對他說：『你進城幹什麼？』

他回答道，『我是來找我媽的，請准我進去吧，她或者在城裏



哩。」

但他們只嘲笑他，有一個捻着黑鬚，放下盾牌，向他叫道：『老實說，就是你媽看見你，也不會高興的看你這樣子，比泥溝裏的癩蝦蟆還不如，在山上爬的毒蛇還比你俏一點。滾你的吧。滾吧。你媽不在這城裏。』

另一個手執杏黃旗的對他說：『你的媽媽，是誰你爲什麼找她呀？』

他就答道：『我媽是個叫化子，同我差不多的腌臢樣兒，我從前待她不好，請准我進去，若是她在城裏，找到她，她或者會饒恕我的。』但他們不答應，還要用矛刺他。



他正背過身子哭泣，就走來一人，身穿鍍金花甲，盔上繡着飛獅，走過來便問那些士兵，要進城的是誰。他們便對他說，『是個化子，叫化婆的兒子，我們已經把他趕走了。』

他笑着喊道：『別這樣，我們把這髒東西賣給人去做奴隸，拿錢來還可以換一杯甜酒哩。』

這時就有一個面目猙獰的老頭兒走過，却說道，『這價錢我出了買去，』他付了錢，一把拉住星孩兒，帶往城裏去。

走過好幾條街，就到得一道圍牆口，牆上有石榴樹掩着。老人用個碧玉圈兒碰一碰門，門便開了，兩人同下了五級銅塔，到了一個園裏，那兒滿種着黑罌粟花，放着泥燒的綠罐兒。老人從小衣裏



掏出一條絲巾來，紮在星孩兒眼上，推他往前，手巾兒又解下來的時候，星孩兒才發覺自己在一間土牢裏，牢裏點着角燈。

老頭兒用一個木盤盛了些麵包皮，放在他面前說『喫吧，』又用一個杯子裝了些污水，也放在他面前說『喝吧，』他喫過了，老頭兒便出去，臨行把門關上，用鐵索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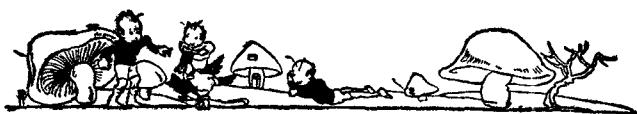
那老頭兒是最刁滑的非洲術士，跟一個住在尼羅河畔皇墓裏的人學過魔法，他到第二天，走進來，蹙額對他說，『在異教徒城門附近一個森林裏，有三塊金子。一塊是白金，一塊是黃金，還有一塊是赤金。今天你去幫我把白金拿來，如果拿不來，我就打你一百鞭。快些去，太陽落山的時刻，我在花園門口等你。你且去把那塊白



金拿來，否則當心喫苦，你是我的奴隸，我花一碗酒的價錢把你買來的。」他就用絲巾又綑了星孩兒的眼睛，把他領過屋內，穿過罌粟花園，上了那五級銅梯。用圈兒把門打開，就把他送到街上去。

星孩兒走出城，到術士告訴他的森林裏來。

這林子，從外邊看來極好，似乎裏面定有許多歌鳥，所以星孩兒就快快活活的走進去，但是他無論走到那兒，地上都有荑藜和荆棘圍住他，尋麻刺他，薊子也用尖刀刺他，他簡直可憐萬狀。術士要他拿的金子，他從早尋到午，從午尋到晚，四處都找不着。日落時，他就回家去，一路上想，命運待他真太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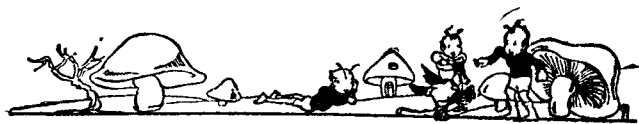
但他才到森林邊界，就聽得樹叢裏有哀叫之聲。他這時竟忘了自己的憂愁，跑回那地方，才見原來一隻小兔兒落在獵人的陷阱裏了。

星孩兒很可憐牠，就把牠放了，一面對牠說，『我自己也不過是個奴隸，但我竟可以給你自由。』

兔兒回答牠說：『你給了我自由，要我拿甚麼轉送你哩？』

星孩就對牠說，『我正要找一塊金子，但到處多找不着，我找不着，回去要挨主人打的。』

兔子說，『跟我來吧，我知道那東西藏在那兒，並且爲什麼藏在那兒的原因，我也知道。』



所以星孩兒就跟兔子走去，啊！才到一顆橡樹穴口邊，就看見要找的金子正放在那兒。他就此快活已極，拿了金塊，便對兔子說，『我爲你做的事，你報答我的已經多了，我對你的慈和，你報答我的不止百倍了。』

兔子說，『不是這樣說，只要你怎樣待我，我總怎樣待你，』說着牠就很快的跑走了，星孩兒才轉步回城。

這時候，城門口正坐着一個麻瘋人。臉上蓋着一塊灰帕，眼睛好像火炭一般通紅。他見星孩兒走來，便敲着木碗，搖着鈴子，大聲向他叫道，『給我一個錢吧，我要餓死了。他們把我趕出城來，誰也不憐恤我一些兒。』



星孩兒便叫道，『唉！不幸我袋袋裏止有一個金塊，不拿回去交給主人，主人便會打我，我是他的奴隸呀。』

但那麻瘋人又央告他，請求他，星孩兒就發了慈悲心，竟把那塊白金給他了。

到術士家裏，術士給他開了門，領他進來，就對他說，『那塊白金拿來了嗎？』星孩兒回答，『沒有拿來。』於是術士就抓住他，痛打一頓，又拿個空盤叫他『喫』，拿個空碗叫他『喝』，說完又把他打進土牢裏去。

第二天，術士又來對他說，『假如今天你不把那塊黃金拿來，我一定把你當奴隸看待，打你三百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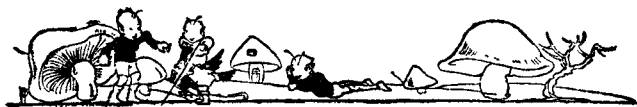
因之星孩兒便到森林裏去，找那塊黃金，找了一天，到處多找不着。日落時他就坐下來哭泣，正哭泣時，被他從陷阱裏救起來的兔兒却來了。

兔兒就對他說，『你爲什麼哭？你在這林子裏找甚麼？』

星孩兒答說，『我找一塊藏在這兒的黃金，假如我找不着，我的主人就要打我，拿我當奴隸看待。』

兔兒叫道：『跟我來，』便往森林裏跑去，到一個水池旁邊，才站下來。原來黃金就在池底。

星孩兒說，『我應當怎樣感激你才好？啊！你救我，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了。
兔子說：『沒關係的，你會可憐過我，』這樣說着，便很快的跑

星孩兒取了黃金，裝在袋裏，急忙向城內走來。麻瘋人才見他來，又跪下向他叫着：『給我一個錢吧，我快餓死了。』

星孩兒便對他說，『我袋裏只有一塊黃金，而且不拿回去交給主人，主人便要打我，拿我當奴隸看待。』

但那麻瘋人百般的哀求他，又動了星孩兒的惻隱之心，竟把那塊黃金給了他。

他回到術士家裏，術士給他開了門，領他進去，便對他說，『那塊黃金拿來了嗎？』星孩兒對他說，『沒有拿來。』於是術士就抓



伴了他，痛打一頓，架上鎖鏈，又把他打進土牢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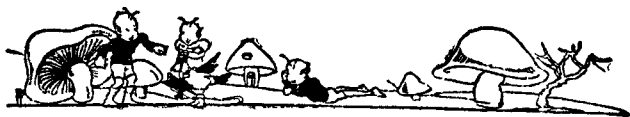
第二天，術士又來對他說，『如果今天你把那塊赤金替我拿來，我就放你自由，如果不拿來，我一定把你殺死。』

因之星孩兒便到森林裏，找那塊赤金，找了一天，到處多找不着。傍晚他就坐下來哭泣，正哭泣着，小兔兒又來了。

兔兒對他說，『你要找的那塊赤金，就在你背後那個洞裏，別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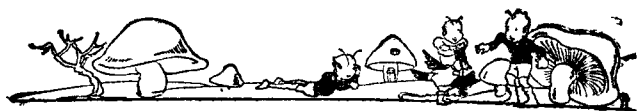
星孩兒便說，『我應當怎樣感激你才好？啊，你救我，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兔子說：『沒關係的，你會可憐過我，』這樣說着，很快的跑了。



星孩兒進了洞，在洞底找着那塊金子，他把牠放在袋裏，急忙向城裏來。那麻瘋人看見他來，就站在路中，向他叫道，『把那塊赤金給我吧，我快要餓死了。』星孩兒又可憐他，又把赤金給他，對他說，『你比我更需要牠。』但他心裏依然很難過，因為他知道歹運正等着他。

但是，看啊！他走進城門的時候，衛兵們都打恭行禮，一面說着，『我們的主多麼好看啊！』又一羣老百姓也跟着他直叫，『世間決沒有這樣好看的人啊！』星孩兒聽見，反而哭泣起來，暗自說：『他們還要嘲弄我，拿我的不幸來開心。』這時擁來的人極多，使他迷了路，走了一陣，到了一個大廣場，皇宮便在那兒。



宮殿開了門，許多教士和大官都出來迎接他，伏在他身前，一面說着，『陛下便是我們所期待的王，先王的兒子。』

星孩兒就回答他們道，『我不是什麼王的兒子，我只是個叫化婆的兒子。我知道我奇醜，你們爲什麼要說我好看呢？』

身穿鍍金花甲，盔上繡着飛獅的那人便拿起盾牌來叫道，『我王爲什麼說自己不好呀？』

星孩兒一照，啊，他的臉又同當初一樣，美姿又復元了，並見自己更有從前不曾見過的許多美點。

教士和大官們便跪下來，對他說。『從前有位先知說過管治我們的人今天要來。所以，請我王戴上這項皇冠，拿了這個王杖，以



正義慈悲爲我們的君王吧。』

但他對他們說，『我不值得什麼，因爲我從前虐待我生身之母，我找不着她，得不着她的饒恕，我是決不休止的。所以請讓我走吧，雖然你們把王冠王杖都拿來給我，但我必得再走遍世界去尋她，不能耽擱在這兒。』他說着，就轉眼往通城門那條街看，啊，他突然就看見，在圍着兵隊的人羣中，他的母親叫化婆站在那兒，旁邊站着起先坐在街邊的麻瘋人。

他快活得大叫起來，就立刻跑過去，跪下來吻他母親腳上的傷痕，用淚洗那些傷痕。就在灰地上磕着頭，好像心膽俱碎的人那樣痛哭着，看他母親說：『媽呀！我驕傲時虐待了你。我失意時，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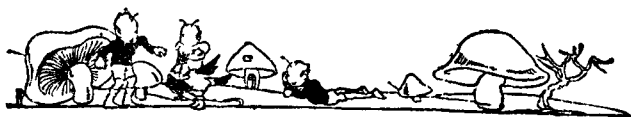


罷。媽呀，我給你的，是憎恨，你給我愛吧。媽呀！我拋棄了你。現在仍舊要你的兒子吧。」但那叫化婆却不回答他。

他又伸手抱住那麻瘋人的雙腿，對他說：『我救過你三次。你爲我求我媽再同我說一次話罷。』那麻瘋人也不答他。

他於是又哭泣起來，一面說：『媽呀，我痛苦得實在不能忍了。饒恕我吧，讓我再回森林裏去好了。』這時叫化婆就把手擱在他頭上，對他說聲『起來。』麻瘋人也把手擱在他頭上，也對他說聲『起來。』

他站起來，對他們看着，啊！原來他們一個是皇帝，一個是皇后。皇后就對他說，『這是你救助過的父親。』



皇帝又說，『這就是你用淚去洗她腳的母親。』

他們就抱住他的頭頸吻他，把他帶回皇宮，給他穿上華麗的衣服，戴上皇冠，又把王杖交給他握了，他從此就治理那座在河畔的王城，做那兒的君王。以後做了許多公平慈悲的事，作惡的術士趕走了，對於樵夫兩口子，送了許多大禮，他們的兒子，也給了官位。他並且不准人虐待雀鳥，教人以和愛慈悲親切，沒喫的給他麵包，沒穿的給他衣服，從此國就平安富庶起來。

可是他當朝不久，因為他所受的痛苦太大，計算他的過失過分嚴烈，三年後他就死了。繼他當朝的就比他壞了許多。